
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1900—1999
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尝试集
胡适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1900—1999
尝试集
胡适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尝试集/胡适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7
(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ISBN 7-02-003255-9

Ⅰ.尝… Ⅱ.胡… Ⅲ.诗歌-作品集-中国-现代
Ⅳ.I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61417号

责任印制:周小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144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6.625 插页3
2000年7月北京第1版 200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10.00元



**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曾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归国，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历任北京大学、光华大学教授，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文学院院长等职。1938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1958年后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著述有《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等。

# 丛书前言

评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是1999年中国文学界、出版界的一件盛事。评选的发起者、组织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图书大厦。评选的创意堪称知机趁势，卓越宏大。评选以完全的公开性杜绝暗箱操作，数轮评选均邀记者监票，程序谨严，无可挑剔。评审委员会之构成坚持了学术的权威性、广泛性、代表性诸原则，果有群言一堂、和而不同之胜状。评选标准固然是以思想情趣健康、艺术特点突出为主，兼顾作品的开拓价值、代表地位及影响面，而评委们更是用历史的、发展的、整体的眼光来把握20世纪的中国文学，共斟共酌中国社会百年之沧桑，重读重温中国文学百年之佳作，用理性和激情去擦亮一块块文学丰碑。评选出来的一百种优秀书目，其涵盖面远至世纪之初，广至台湾香港澳门，遍及一百年里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精当、丰富、全面、系统而且可信，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同，一时享有“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之美誉。

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自是入选作家的荣耀，同时也是广大读者的幸事。一百年来中国文学图书汗牛充栋，当今数十位文学专家倾其心智，披沙拣金，平心切磋，优中选优，以集体的智慧开列出百优书目，受益者最终还是广大的读者。对于许多对中

国文学怀有美好情感的读者，百优书目就像是布置了一座中国百年文学的画廊，供他们流连观赏；对于那些在中国文学的密林里寻幽探胜的读者，百优书目就像在为他们披荆斩棘、指路导航，自然也节省了他们宝贵的光阴；至于对那些需要深究文学意义、把握文学规律的文学中人，百优书目则更像是在同他们坦诚地交换意见交流心得，于学术的精进将不无裨益——据我们所知，这份书目已经成为一些文学教授向学生推介作品的重要参考资料。诚然，正如任何文学评选结果都不可能让所有人完全满意一样，百优书目也难免会引来仁者智者之见；我们只能说，入选者堪称优秀，而百种所限，肯定有优秀者未入其列。选择永远有缺憾伴随其后，遗珠之憾在所难免，这是无庸讳言的。

然而，一批有激情、有责任感、值得信赖的文学专家毕竟开列出了“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的菜单，这总是激动人心、令人神往的。于是，把菜单变成美味可餐的盛宴，直接奉献给最广大的读者，又顺理成章地成了一批同样有激情、有责任感、值得信赖的文学出版人的宏愿。鉴于许多读者以各种方式表达了置齐百种图书的愿望，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南海出版公司以及北京图书大厦，决定协同行动，将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重新出版。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射雕英雄传》、《家变》及《北岛诗选》未能列入重版，经几家出版单位协商，遂将终评排名紧随百种之后的《可爱的中国》、《尘埃落定》和《酒徒》补入。这样，百种图书中有小说 51 种，诗歌 23 种，散文 17 种，报告文学 2 种，戏剧 7 种。丛书书目按初版时间先后排序，附在每种书中；同时还附有复评委员和终评委员名单，让我们对评委们辛勤的工作保持长久的敬意。

丛书的每一种图书对所使用的版本做了精心选择，选择的

原则是在尊重初版本的基础上从优择用，重版时仅对所用版本中明显的编校错讹进行修订；由于有些原版本篇幅较小，此次重版时适当地将作家的一些其他重要作品补录其后，当可满足当今读者的阅读需求。丛书统一装帧，典雅考究，成套配装，蔚为大观。可以肯定，这是一套图书馆必藏、藏书人必备、文学爱好者必读的大型丛书。

20世纪的中国社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内容到范式也都堪称现代意义上的新的文学。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永远以其划时代的意义和业绩彪炳千秋，烛照后世。那么，出版这样一套代表整个世纪中国文学最高成就的丛书，不仅是作家们的荣耀、读者们的幸事，也是我们文学出版人光荣而神圣的世纪使命。愿我们的工作与20世纪中国文学同在，于中国文学圣殿中占有永恒的一席。

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0年5月

# 评选委员会

## 复评委员会

主任：杨匡汉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青　王必胜　白　烨　朱　晖　吴福辉
张同吾　张小影　李炳银　李敬泽　孟繁华
周政保　林为进　贺绍俊　杨匡汉　杨志今

## 终评委员会

主任：朱　寨　严家炎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仁　孙玉石　朱　寨　朱向前　杨　义
杨匡汉　何西来　张　炯　严家炎　郑伯农
林　非　洪子诚　赵　园　谢　冕　谢永旺
雷　达

# 丛书编辑委员会


百年百种
优秀中国文学
图 书
（1900—1999）

# 目 录

## 《尝试集》(增订四版)



## 第 一 编

## 第　二　编



## 第　三　编

## 附录《去国集》

**附：**

**《尝试集》(增订四版)所删初版内容**

《尝试集》(增订四版)所删再版内容

# 五年八月四日答任叔永书

（代序一）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傥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重轻。”足下定笑我狂耳。……

# 尝 试 篇

（代序二）*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

莫想小试便成功，那有这样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浪费。

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

五，九，三〇。

* 本篇即收入初版本之《尝试篇》，经作者删动后，移此作为代序二。

# 四版自序

《尝试集》是民国九年三月出版的。当那新旧文学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当那初次试作新诗的时候，我对于我自己的诗，选择自然不很严；大家对于我的诗，判断自然也不很严。我自己对于社会，只要求他们许我尝试的自由。社会对于我，也很大度的承认我的诗是一种开风气的尝试。这点大度的承认遂使我的《尝试集》在两年之中销售到一万部。这是我很感谢的。

现在新诗的讨论时期，渐渐的过去了。——现在还有人引了阿狄生，强生，格雷，辜勒律己的话来攻击新诗的运动，但这种"诗云子曰"的逻辑，便是反对论破产的铁证。——新诗的作者也渐渐的加多了。有几位少年诗人的创作，大胆的解放，充满着新鲜的意味，使我一头高兴，一头又很惭愧。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我现在看这些少年诗人的新诗，也很像那缠过脚的妇人，眼里看着一班天足的女孩子们跳上跳下，心里好不妒羡！

但是缠过脚的妇人永远不能恢复他的天然脚了。我现在把我这五六年的放脚鞋样，重新挑选了一遍，删去了许多太不成样子的或可以害人的。内中虽然还有许多小脚鞋样，但他们的保存也许可以使人知道缠脚的人放脚的痛苦，也许还有一点历史的用处，所以我也不必讳了。

删诗的事，起于民国九年的年底。当时我自己删了一遍，把删剩的本子，送给任叔永，陈莎菲，请他们再删一遍。后来又送给“鲁迅”先生删一遍。那时周作人先生病在医院里，他也替我删一遍。后来俞平伯来北京，我又请他删一遍。他们删过之后，我自己又仔细看了好几遍，又删去了几首，同时却也保留了一两首他们主张删去的。例如《江上》，“鲁迅”与平伯都主张删，我因为当时的印象太深了，舍不得删去。又如《礼》一首（初版再版皆无，）“鲁迅”主张删去，我因为这诗虽是发议论，却不是抽象的发议论，所以把他保留了。有时候，我们也有很不同的见解。例如《看花》一首，康白情写信来，说此诗很好，平伯也说他可存；但我对于此诗，始终不满意，故再版时，删去了两句，三版时竟全删了。

再版时添的六首诗[1]，此次被我删去了三首，又被“鲁迅”，叔永，莎菲删去了一首。此次添入《尝试集》十五首，《去国集》一首。共计

《尝试集》第一编，删了八首，又《尝试篇》提出代序，共存十四首。

《尝试集》第二编，删了十六首，又《许怡荪》与《一笑》移入第三编，共存十七首。

《尝试集》第三编，旧存的两首，新添的十五首，共十七首。

《去国集》，删去了八首，添入一首，共存十五首。

共存诗词六十四首。

有些诗略有删改的。如《尝试篇》删去了四句，《鸽子》改了

① 一九二〇年九月再版时增收的六首诗是《示威》、《纪梦》、《蔚蓝的天上》、《许怡荪》、《外交》和《一笑》。

四个字,《你莫忘记》添了三个"了"字,《一笑》改了两处;《例外》前在《新青年》上发表时有四章,现在删去了一章。这种地方,虽然微细的很,但也有很可研究之点。例如《一笑》第二章原文

> 那个人不知后来怎样了。

蒋百里先生有一天对我说,这样排列,便不好读,不如改作

> 那个人后来不知怎样了。

我依他改了,果然远胜原文。又如《你莫忘记》第九行原文是

> 嗳哟,……火就要烧到这里。

康白情从三万里外来信,替我加上了一个"了"字,方才合白话的文法。做白话的人,若不讲究这种似微细而实重要的地方,便不配做白话,更不配做白话诗。

《尝试集》初版有钱玄同先生的序和我的序。这两篇序都有了一两万份流传在外;现在为减轻书价起见,我把他们都删去了。(我的《自序》现收入《胡适文存》里。)

我借这个四版的机会,谢谢那一班帮我删诗的朋友。至于我在再版自序里说的那种"戏台里喝采"的坏脾气,我近来也很想矫正他,所以我恭恭敬敬的引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先生"评"《尝试集》的话来作结。胡先骕教授说:

> 胡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以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将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动出于常轨。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征耳。

这几句话,我初读了觉得很像是骂我的话;但这几句话是登在一种自矢"平心而言,不事嫚骂,以培俗"的杂志上的,大概不会是

骂罢？无论如何，我自己正在愁我的解放不彻底，胡先骕教授却说我"卤莽灭裂趋于极端"，这句话实在未免过誉了。至于"必死必朽"的一层，倒也不在我的心上。况且胡先骕教授又说，

> 陀司妥夫士忌、戈尔忌之小说，死文学也。不以其轰动一时遂得不死不朽也。

胡先骕教授居然狠大度的请陀司妥夫士忌来陪我同死同朽，这更是过誉了，我更不敢当了。

十一，三，十。胡适。

# 第 一 编



# 蝴　　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 赠朱经农

经农自美京来访余于纽约，畅谈极欢。三日之留，忽忽遂尽。别后终日不乐，作此寄之。

六年你我不相见，见时在赫贞江边；握手一笑不须说：你我于今更少年。

回头你我年老时，粉条黑板作讲师；更有暮气大可笑，喜作丧气颓唐诗。

那时我更不长进，往往喝酒不顾命；有时尽日醉不醒，明朝醒来害酒病。

一日大醉几乎死，醒来忽然怪自己：父母生我该有用，似此真不成事体。

从此不敢大糊涂，六年海外颇读书。幸能勉强不喝酒，未可全断淡巴菰。

年来意气更奇横，不消使酒称狂生。头发偶有一茎白，年纪反觉十岁轻。

旧事三天说不全，且喜皇帝不姓袁，更喜你我都少年，"辟克匿克"①来江边，赫贞江水平可怜，树下

① 西人携食物出游，即于野外聚食之，谓之"辟克匿克"(Picnic)。——原注

石上好作筵，黄油面包颇新鲜，家乡茶叶不费钱，吃饱喝胀活神仙，唱个“蝴蝶儿上天”！

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 中　　秋

九月十一夜，为旧历八月十五夜。

小星躲尽大星少，果然今夜清光多！
夜半月从江上过，一江江水变银河。

# 江　上

十一月一日大雾，追思夏间一景，因成此诗。

雨脚渡江来，
　山头冲雾出。
雨过雾亦收，
　江楼看落日。

# 黄克强先生哀辞

当年曾见将军之家书，

字迹娟逸似大苏。

书中之言竟何如？

“一欧爱儿，努力杀贼：”——

八个大字，读之使人慷慨奋发而爱国。

呜乎将军，何可多得！

五年十一月九日。

# 十二月五夜月

明月照我床，卧看不肯睡。窗上青藤影，随风舞娟媚。

我爱明月光，更不想什么。月可使人愁，定不能愁我。

月冷寒江静，心头百念消。欲眠君照我，无梦到明朝！

## 沁园春 二十五岁生日自寿

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是我二十五岁的生日。独坐江楼，回想这几年思想的变迁，又念不久即当归去，因作此词，并非自寿，只可算是一种自誓。

弃我去者，二十五年，不可重来。看江明雪霁，吾当寿我，且须高咏，不用衔杯。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从今后，要那么收果，先那么栽。　　忽然异想天开，似天上诸仙采药回。有丹能却老，鞭能缩地，芝能点石，触处金堆。我笑诸仙，诸仙笑我。敬谢诸仙我不才，葫芦里，也有些微物，试与君猜。

# 病中得冬秀书

## 一

病中得他书，不满八行纸，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

## 二

我不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我总常念他，这是为什么？

岂不因我们，分定长相亲，由分生情意，所以非路人？

海外"土生子"，生不识故里，终有故乡情，其理亦如此。

## 三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六年一月十六日。

## “赫贞旦”答叔永

叔永昨以五言长诗寄我，有“已见赫贞夕，未见赫贞旦。何当侵晨去，起君从枕畔”之句。作此报之。

“赫贞旦”如何？听我告诉你。昨日我起时，东方日初起，返照到天西，彩霞美无比。赫贞平似镜，红云满江底。江西山低小，倒影入江紫。朝霞渐散了，剩有青天好。江中水更蓝，要与天争姣。休说海鸥闲，水冻捉鱼难，日日寒江上，飞去又飞还。何如我闲散，开窗面江岸，清茶胜似酒，面包充早饭。老任倘能来，和你分一半。更可同作诗，重咏“赫贞旦”。

六年二月十九日。

# 生　查　子

前度月来时，
　仔细思量过。
今度月重来，
　独自临江坐。

风打没遮楼，
　月照无眠我。
从来没见他，
　梦也如何做？

六年三月六日。

# 景不徙篇

《墨经》云，"景不徙，说在改为。"说曰，"景。光至景亡。若在，尽古息。"《庄子·天下篇》云，"飞鸟之影未尝动也。"此言影已改为而后影已非前影。前影虽不可见而实未尝动移也。

**飞鸟过江来，投影在江水。鸟逝水长流，此影何尝徙？**

**风过镜平湖，湖面生轻绉。湖更镜平时，毕竟难如旧。**

**为他起一念，十年终不改。有召即重来，若亡而实在。**

六年三月六日。

# 朋 友 篇 寄怡荪，经农

（将归诗之一）

粗饭还可饱，破衣不算丑。人生无好友，如身无足手。吾生所交游，益我皆最厚。少年恨污俗，反与污俗偶。自视六尺躯，不值一杯酒。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从此谢诸友，立身重抖擞。去国今七年，此意未敢负。新交遍天下，难细数谁某。所最敬爱者，也有七八九。学理互分剖，过失赖弹纠。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便即此一念，足鞭策吾后。今当重归来，为国效奔走。可怜程（乐亭）郑（仲诚）张（希古），少年骨已朽。作歌谢吾友，泉下人知否？

六年六月一日。

# 文 学 篇别叔永，杏佛，觐庄

（将归诗之二）

吾将归国，叔永作诗赠别。有“君归何人劝我诗”之句。因念吾数年来之文学的兴趣，多出于吾友之助。若无叔永，杏佛，定无《去国集》。若无叔永，觐庄，定无《尝试集》。感此作诗别叔永，杏佛，觐庄。

我初来此邦，所志在耕种。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带来千卷书，一一尽分送。种菜与种树，往往来入梦。

匆匆复几时，忽大笑吾痴。救国千万事，何事不当为？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逆天而拂性，所得终希微。

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1]故国方新造，纷争久未定。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文章盛世事，今日何消问？

明年任与杨，远道来就我。山城风雪夜，枯坐殊未可。烹茶更赋诗，有倡还须和。诗炉久灰冷，从此

---

[1] 吾初至美国，习农学一年半，后改入文科习政治经济，兼治文学哲学，最后乃专治哲学。——原注

生新火。

前年任与梅，联盟成劲敌。与我论文学，经岁犹未歇。吾敌虽未降，吾志乃更决。暂不与君辩，且著《尝试集》。

回首四年来，积诗可百首。做诗的兴味，大半靠朋友：佳句共欣赏，论难见忠厚。如今远别去，此乐难再有。

暂别不须悲，诸君会当归。请与诸君期：明年荷花时，春申江之湄，有酒盈清卮，无客不能诗，同作归来辞！

六年六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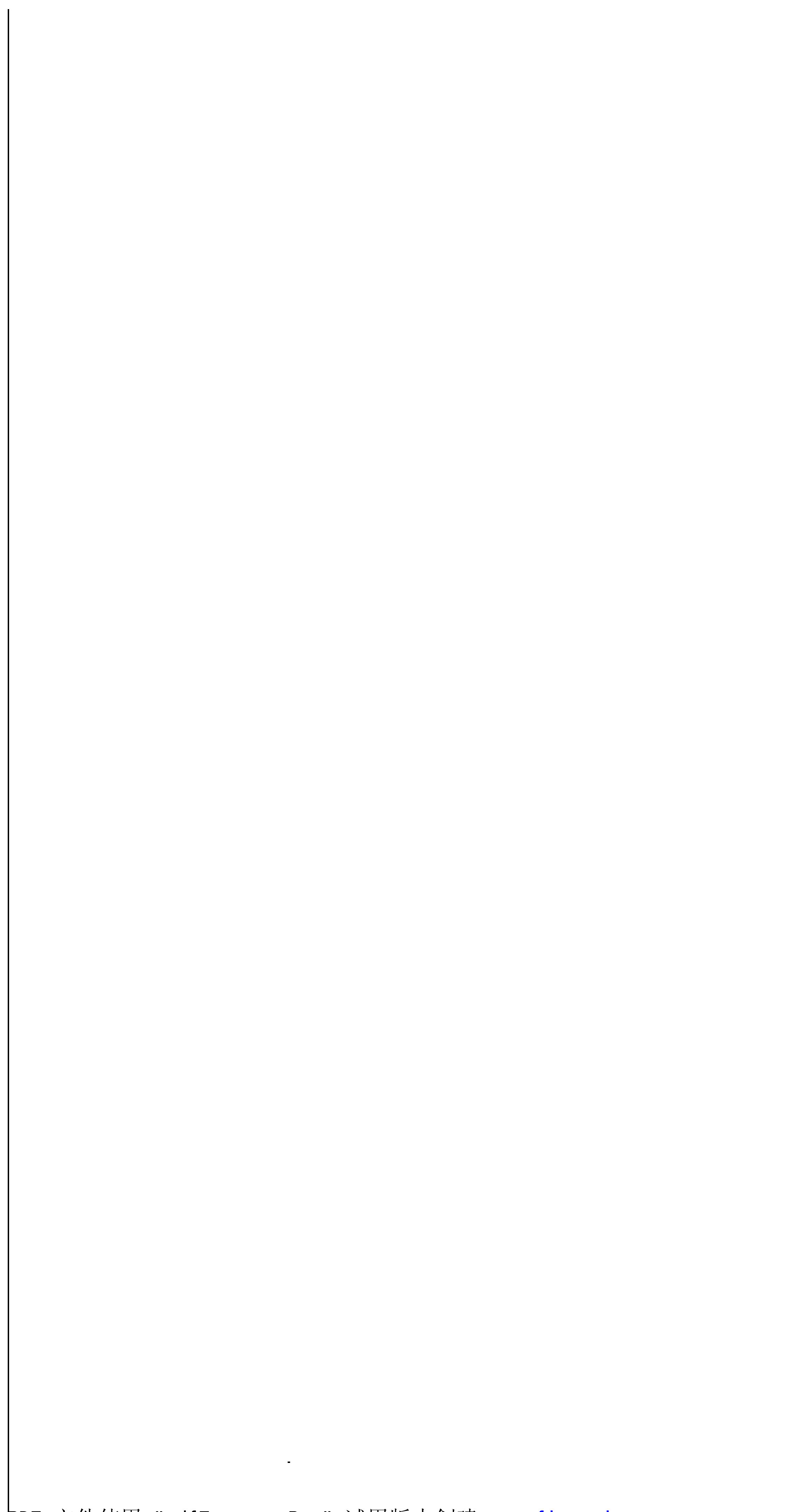
# 百 字 令

六年七月三夜，太平洋舟中，见月，有怀。

几天风雾，险些儿把月圆时孤负。待得他来，又还被如许浮云遮住！多谢天风，吹开明月，万顷银波怒！孤舟载月，海天冲浪西去！

念我多少故人，如今都在明月飞来处。别后相思如此月，绕遍地球无数！几颗疏星，长天空阔，有湿衣凉露。低头自语："吾乡真在何许？"

# 第 二 编



# 鸽　　子

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
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
看他们三三两两，
　　　回环来往，
　　　夷犹如意，——
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
十分鲜丽！①

① 初版"十分鲜丽"作"鲜明无比"。

# 老　　鸦

## 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 二

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
也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黄小米！

# 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

雪色满空山，抬头忽见你！
我不知何故，心里狠欢喜；
踏雪摘下来，夹在小书里；
还想做首诗，写我欢喜的道理。
不料此理狠难写，抽出笔来还搁起。

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 新 婚 杂 诗(五首存一首)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
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 老 洛 伯(译诗)

Auld Robin Gray

## 序

著者为苏格兰女诗人 Anne Lindsay 夫人(1750—1825)。夫人少年时即以文学见称于哀丁堡。初嫁 Andrew Barnard,夫死,再嫁 James Bland Burges。当代文人如 Burke 及 Sheridan 皆与为友。Scott 尤敬礼之。

此诗为夫人二十一岁时所作,匿名刊行。诗出之后,风行全国,终莫知著者为谁也。后五十二年,Scott 于所著小说中偶言及之,而夫人已老,后二年,死矣。

此诗向推为世界情诗之最哀者。全篇作村妇口气,语语率真,此当日之白话诗也。

## 一

羊儿在栏,牛儿在家,
静悄悄地黑夜,
我的好人儿早在我身边睡了,

我的心头冤苦，都迸作泪如雨下。

## 二

我的吉梅他爱我，要我嫁他。
他那时只有一块银圆，别无什么；
他为了我渡海去做活，
要把银子变成金，好回来娶我。

## 三

他去了没半月，便跌坏了我的爹爹，病倒了我的妈妈；
剩了一头牛，又被人偷去了。
我的吉梅他只是不回家！
那时老洛伯便来缠着我，要我嫁他。

## 四

我爹爹不能做活，我妈他又不能纺纱，
我日夜里忙着，如何养得活这一家？
多亏得老洛伯时常帮衬我爹妈，
他说，“锦妮，你看他两口儿分上，嫁了我罢。”

## 五

我那时回绝了他，我只望吉梅回来讨我。

又谁知海里起了大风波,——
人都说我的吉梅他翻船死了!
只抛下我这苦命的人儿一个!

## 六

我爹爹再三劝我嫁;
我妈不说话,他只眼睁睁地望着我,
望得我心里好不难过!
我的心儿早已在那大海里,
我只得由他们嫁了我的身子!

## 七

我嫁了还没多少日子,
那天正孤孤凄凄地坐在大门里,
抬头忽看见吉梅的鬼!——
却原来真是他,他说,“锦妮,我如今回来讨你。”

## 八

我两人哭着说了许多言语,
我让他亲了一个嘴,便打发他走路。
我恨不得立刻死了,——只是如何死得下去!
天呵!我如何这般命苦!

## 九

我如今坐也坐不下，那有心肠纺纱？
我又不敢想着他：
想着他须是一桩罪过。
我只得努力做一个好家婆，
我家老洛伯他并不曾待差了我。

七年三月一夜译。

**原　文：**

## AULD ROBIN GRAY

When the sheep are in the fauld, and
　the kye at hame,
An a'the world to rest are gane,
The waes o'my heart fa`in showers
　frae my e'e,
while my gudeman lies sound by me.

Young Jamie lo'ed me weel, and
　sought me for his bride;
But saving a croun he had naething
　else beside;
To make the croun a pund, young
　Jamie gaed to sea;

And the croun and the pund were
baith for me.

He hadna been awa'a week but
only twa,
When my father brak his arm, and
the cow was stown awa;
My mother she fell sick, and my
Jamie at the sea——
And auld Robin Gray came a-courtin'
me.

My father couldna work, and my
mother couldna spin;
I toil'd day and night, but their
bread I couldna win;
Auld Rob maintain'd them baith,
and wi'tears in his e'e
Said, Jennie, for their sakes,
O, marry me!

My heart it said nay; I look'd for
Jamie back;
But the wind it blew high, and
the ship it was a wreck;
His ship it was a wreck—why
didna Jamie dee?

Or why do I live to cry, Wae's
me?

My father urgit sair; my mother
didna speak;
But she look'd in my face till
my heart was like to break;
They gi'ed him my hand, but my
heart was at the sea;
Sae auld Robin Gray he was
gudeman to me.

I hadna been a wife a week but
only four,
When mournfu'as I sat on the
stane at the door,
I saw my Jamie's wraith, for I
couldna think it he
Till he said, I'm come hame to
marry thee.

O sair, sair did we greet, and
muckle did we say;
We took but ae kiss, and I bad
him gang away;
I wish that I were dead, but I'm
no like to dee;

And why was I born to say,
Wae's me?

I gang like a ghaist, and I carena
to spin;
I daurna think on Jamie, for that
wad be a sin;
But I'll do my best a gude wife
aye to be ,
For auld Robin Gray he is kind
unto me.

Lady Anne Lindsay

# 你莫忘记

参看《太平洋》第十期“劫余生”通信[①]

你莫忘记：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逼死了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

是谁砍掉了[②]你的手指，

是谁把你老子打成了[③]这个样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嗳哟！……火就要烧到这里了[④]，——

你跑罢！莫要同我一齐死！……

回来！……

你莫忘记：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

① 初版无这句话，但有小序如下：“此诗初作于六月二十八日。当时我觉得这诗太露了，不值得留稿。近来越多看报，越觉得这诗有点道理。前天收到《太平洋》第十期，看了这里面“劫余生”一封通信，更觉得我这首诗有保存的资格了。因此我把他重新修改了一番，做成此稿。”

② 初版无“了”字。

③ 初版无“了”字。

④ 初版无“了”字。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
都可以,——
总该不至——如此! ……

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初稿。
七年八月二十三夜改稿。
十一年三月十夜改稿。

## 如 梦 令

去年八月作如梦令两首：

### 一

他把门儿深掩，不肯出来相见。难道不关情？怕是因情生怨。　　休怨！休怨！他日凭君发遣。

### 二

几次曾看小像，几次传书来往，见见又何妨！休做女孩儿相。　　凝想，凝想，想是这般模样！

今年八月与冬秀在京寓夜话，忽忆一年前旧事，遂和前词，成此阕。

天上风吹云破，月照我们两个。问你去年时，为甚闭门深躲？　　“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

# 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

往日归来，才望见竹竿尖，才望见吾村，

便心头乱跳，遥知前面，老亲望我，含泪相迎。

“来了？好呀！”——更无别话，说尽心头欢喜悲酸无限情。

偷回首，揩干泪眼，招呼茶饭，款待归人。

今朝，——

依旧竹竿尖，依旧溪桥，——

只少了我的心头狂跳！——

何消说一世的深恩未报！

何消说十年来的家庭梦想，都一一云散烟销！——

只今日到家时，更何处能寻他那一声“好呀，来了！”

# 关不住了！（译诗）

我说"我把心收起，
　像人家把门关了，
叫'爱情'生生的饿死，
　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

但是五月的湿风，
　时时从屋顶上吹来；
还有那街心的琴调
　一阵阵的飞来。[①]

一屋里都是太阳光，
　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
他说，"我是关不住的，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译美国新诗人
Sara Teasdale 的 Over the Roofs。

原　文：

## OVER THE ROOFS

I said, "I have shut my heart,
　As one shuts an open door,
That Love may starve therein
　And trouble me no more."

But over the roofs there came
　The wet new wind of May,
And a tune blew up from the curb
　Where the street-pianos play.①

My room was white with the sun
　And Love cried out in me,
"I am strong, I will break your heart
　Unless you set me free."

Sara Teasdale

---

① 初版这一节诗译为：
　但是屋顶上吹来，
　　一阵阵五月的湿风，
　更有那街心琴调，
　　一阵阵的吹到房中。

# 希　　望(译诗)

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
该把这糊涂世界一齐都打破，
要再磨再炼再调和，
好依着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过!

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译英人Fitz Gerald所译波斯诗人Omar Khayyam(d－1123A.D.)的Rubaiyat(绝句)诗第一百零八首。[①]

原　　文：

Ah! Love, could you and I with Him
　　conspire
To grasp this Sorry Scheme of Things
　　entire,
Would not we shatter it to bits—
　　and then
Remould it nearer to the Heart's
　　Desire?

---

① Fitz Gerald指英国作家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他也是以用英语翻译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 1048—1123)的四行诗集《鲁拜集》(Rubaiyat)著名的翻译家。

# “应　　该”*

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
但他总劝我莫再爱他。
他常常怪我；
这一天，他眼泪汪汪的望着我，
说道：“你如何还想着我？
想着我，你又如何能对他？
你要是当真爱我，
你应该把爱我的心爱他，
你应该把待我的情待他。”

他的话句句都不错；——
上帝帮我！
我“应该”这样做！

八年三月二十日。

---

* 初版时有序如下：“我的朋友倪曼陀死后，于今五六年了。今年他的姊妹把他的诗文钞了一份寄来，要我替他编订。曼陀的诗本来是我喜欢读的。内中有《奈何歌》二十首，都是哀情诗，情节很凄惨，我从前竟不曾见过。昨夜细读几遍，觉得曼陀的真情有时被词藻遮住，不能明白流露。因此，我把这里面的第十五，十六两首的意思合起来，做成一首白话诗。曼陀少年早死，他的朋友都痛惜他。我当时听说他是吐血死的，现在读他的未刻诗词，才知道他是为了一种很为难的爱情境地死的。我这首诗也可以算是表章哀情的微意了。八年三月二十日。”

# 一 颗 星 儿

我喜欢你这颗顶大的星儿。

可惜我叫不出你的名字。

平日月明时，月光遮尽了满天星，总不能遮住你。

今天风雨后，闷沉沉的天气，

我望遍天边，寻不见一点半点光明，

回转头来，

只有你在那杨柳高头依旧亮晶晶地。

八年四月二十五夜。

# “威　　权”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
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
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
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

八年六月十一夜。是夜陈独秀在北京被捕；半夜后，某报馆电话来，说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①

---

① 初版无“是夜……大罢工举动”这段跋语。

# 小　　诗

也想不相思，
　可免相思苦。
几次细思量，
　情愿相思苦！

有一天我在张慰慈的扇子上，写了两句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陈独秀引我这两句话，做了一条随感录，(《每周评论》二十五号)加上一句按语道："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这条随感录出版后三日，独秀就被军警捉去了，至今还不曾出来。我又引他的话，做了一条随感录，(《每周评论》二十八号。)后来我又想这个意思可以入诗，遂用《生查子》词调，做了这首小诗。

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 乐　观

《每周评论》于八月三十日被封禁，国内的报纸狠多替我们抱不平的。我做这首诗谢谢他们。

## 一

"这柯大树狠可恶，
他碍着我的路！
来！
快把他斫倒了，
把树根也掘去。——
哈哈！好了！"

## 二

大树被斫做柴烧，
树根不久也烂完了。
斫树的人狠得意，
他觉得狠平安了。

## 三

但是那树还有许多种子,——
狠小的种子,裹在有刺的壳里,——
　上面盖着枯叶,
　叶上堆着白雪,
狠小的东西,谁也不注意。

## 四

雪消了,
枯叶被春风吹跑了。
　那有刺的壳都裂开了,
每个上面长出两瓣嫩叶,
笑迷迷的好像是说:
　“我们又来了!”

## 五

过了许多年,
坝上田边,都是大树了。
　辛苦的工人,在树下乘凉;
　聪明的小鸟,在树上歌唱,——
　那斫树的人到那里去了?

八年九月二十夜。

# 上　　山

(一首忏悔的诗)[1]

“努力！努力！
努力望上跑！”

我头也不回，
汗也不揩，
拚命的爬上山去。

“半山了！努力！
努力望上跑！”

上面已没有路，
我手攀着石上的青藤，
脚尖抵住岩石缝里的小树，
一步一步的爬上山去。

“小心点！努力！
努力望上跑！”

---

① 初版无此句。

树桩扯破了我的衫袖，
荆棘刺伤了我的双手，
我好容易打开了一线路爬上山去。[1]

上面果然是平坦的路，
有好看的野花，
有遮阴的老树。

但是我可倦了，
衣服都被汗湿遍了，
两条腿都软了。

我在树下睡倒，
闻着那扑鼻的草香，
便昏昏沉沉的睡了一觉。

睡醒来时，天已黑了，
路已行不得了，
"努力"的喊声也灭了。……

猛省！猛省！
我且坐到天明，

① 初版在此段与下段之间还有两行：
"好了！上去就是平路了！
努力！努力望上跑！"

明天绝早跑上最高峰，
去看那日出的奇景！

八年九月二十八夜。

## 一颗遭劫的星

北京《国民公报》响应新思潮最早，遭忌也最深。今年十一月被封，主笔孙几伊君被捕。十二月四日判决，孙君定监禁十四个月的罪。我为这事做这诗。

热极了！
更没有一点风！
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
动也不动一动！

好容易一颗大星出来；
我们知道夜凉将到了：——
仍旧是热，仍旧没有风，
只是我们心里不烦躁了。

忽然一大块黑云
把那颗清凉光明的星围住；
那块云越积越大，
那颗星再也冲不出去！

乌云越积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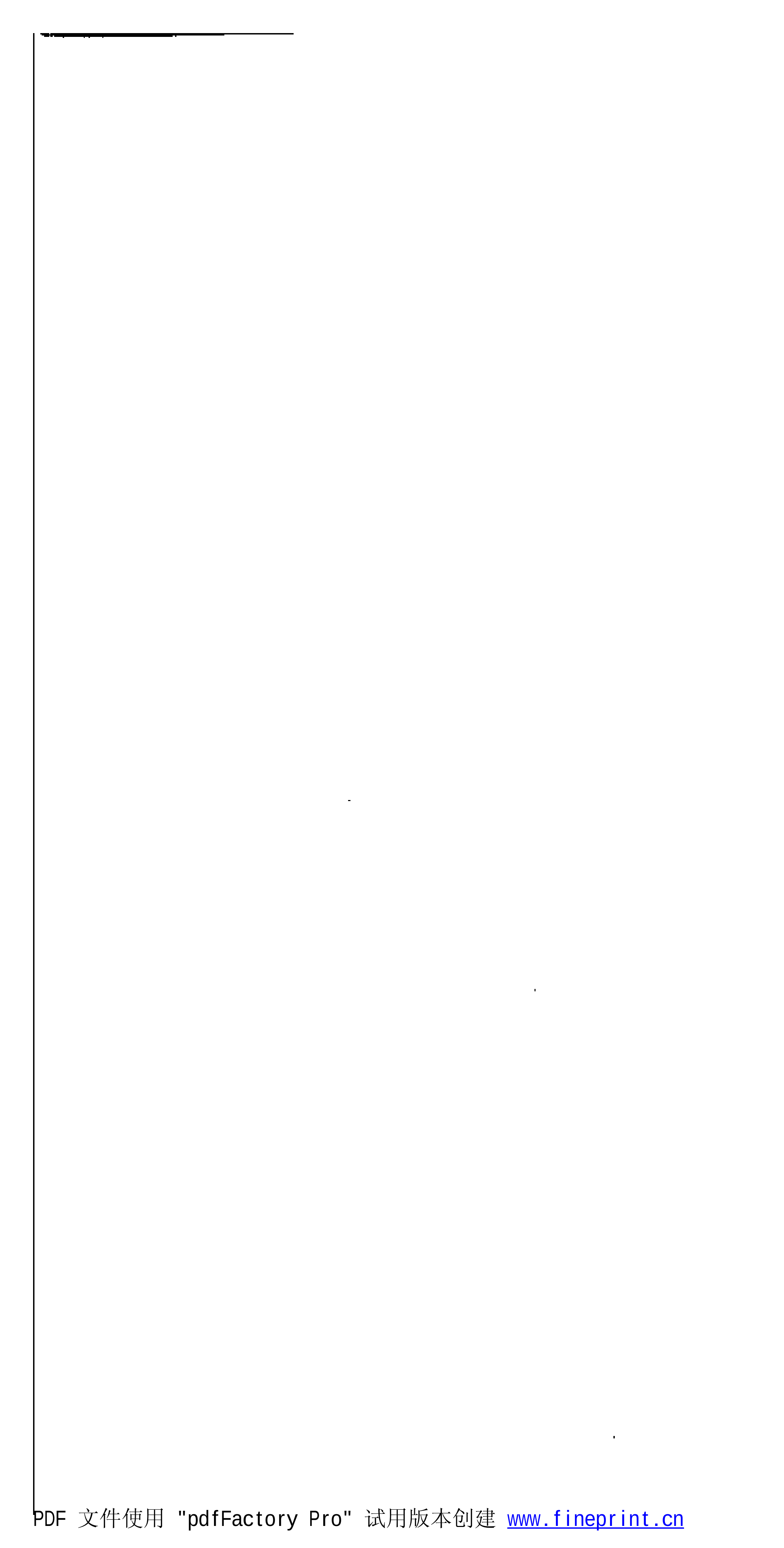
遮尽了一天的明霞；
一阵风来，
拳头大的雨点淋漓打下！

大雨过后，
满天的星都放光了。
那颗大星欢迎着他们，
大家齐说“世界更清凉了！”

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 第 三 编



# 许 怡 荪

## 序

七月五日，我与子高过中正街，这是死友许怡荪的住处。旁晚与诸位朋友游秦淮河，船过金陵春，回想去年与怡荪在此吃夜饭，子高，肇南都在座，我们开窗望见秦淮河，那是我第一次见此河；今天第二次见秦淮，怡荪死已一年多了！夜十时我回寓再过中正街，凄然堕泪。人生能得几个好朋友？况怡荪益我最厚，爱我最深，期望我最笃！我到此四日，竟不忍过中正街，今日无意中两次过此，追想去年一月之夜话，那可再得？归寓后作此诗，以写吾哀。

怡荪！
我想象你此时还在此！
你跑出门来接我，
我知道你心里欢喜。

你夸奖我的成功，
我也爱受你的夸奖；

因为我的成功你都有份，
你夸奖我就同我夸奖你一样。

我把一年来的痛苦也告诉了你，
我觉得心里怪轻松了；
因为有你分去了一半，
这担子自然就不同了。

我们谈到半夜，
半夜我还舍不得就走。
我记得你临别时的话：
“适之，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车子忽然转湾，
打断了我的梦想。
怡荪！
你的朋友还同你在时一样！

# 一　　笑

十几年前，
一个人对我笑了一笑。
我当时不懂得什么，
只觉得他笑的很好。

那个人后来不知怎样了，
只是他那一笑还在：
我不但忘不了他，
还觉得他越久越可爱。

我借他做了许多情诗，
我替他想出种种境地：
有的人读了伤心，
有的人读了欢喜。

欢喜也罢，伤心也罢，
其实只是那一笑。
我也许不会再见着那笑的人[①]，
但我很感谢他笑的真好。

九，八，十二。

---

① 再版本中此句为："我至今还不曾寻着那笑的人"。

# 我们三个朋友

九，八，二二，赠任叔永与陈莎菲。

## 上

雪全消了，
春将到了，
只是寒威如旧。
冷风怒号，
万松狂啸，
伴着我们三个朋友。

风稍歇了，
人将别了，——
我们三个朋友。
寒流秃树，
溪桥人语，——
此会何时重有？

## 下

别三年了！

月半圆了，
照着一湖荷叶；
照着钟山，
照着台城，
照着高楼清绝。

别三年了，
又是一种山川了，——
依旧我们三个朋友。
此景无双，
此日最难忘，——
让我的新诗祝你们长寿！

# 湖　　上

九，八，二四，夜游后湖——即玄武湖，——主人王伯秋要我作诗，我竟做不出诗来，只好写一时所见，作了这首小诗。

水上一个萤火，
水里一个萤火，
平排着，
轻轻地，
打我们的船边飞过。
他们俩儿越飞越近，
渐渐地并作了一个。

# 艺　　术

报载英国第一"莎翁剧家"福北洛柏臣(Forbes－Robertson)(复姓)现在不登台了。他最后的"告别辞"说他自己做戏的秘诀只是一句话:"我做戏要做的我自己充分愉快。"这句话不单可适用于做戏;一切艺术都是如此。病中无事,戏引伸这话,做成一首诗。

我忍着一副眼泪,
扮演了几场苦戏,
一会儿替人伤心,
一会儿替人着急。

我是一个多情的人,
这副眼泪如何忍得?
做到了最伤心处,
我的眼泪热滚滚的直滴。

台下的人看见了,
不住的拍手叫好。——

他们看他们的戏，
那懂得我的烦恼？

九，九，二二。

# 例　　外

我把酒和茶都戒了，
近来戒到淡巴菰；
本来还想戒新诗，
只怕我赶诗神不去。

诗神含笑说：
“我来决不累先生。
谢大夫不许你劳神，
他不能禁你偶然高兴。”

他又涎着脸劝我：
“新诗做做何妨？
做得一首好诗成，
抵得吃人参半磅！”

九，十，六，病中。

## 梦 与 诗

都是平常经验，
都是平常影像，
偶然涌到梦中来，
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

都是平常情感，
都是平常言语，
偶然碰着个诗人，
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

醉过才知酒浓，
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自跋） 这是我的“诗的经验主义”（Poetic empiricism）。简单一句话：做梦尚且要经验做底子，何况做诗？现在人的大毛病就在爱做没有经验做底子的诗。北京一位新诗人说“棒子面一根一根的往嘴里送”；上海一位诗学大家说“昨日蚕一眠，今日蚕二眠，明日蚕三眠，蚕眠人

不眠!”吃面养蚕何尝不是世间最容易的事?但没有这种经验的人,连吃面养蚕都不配说。——何况做诗?

九,一〇,一〇。

## 礼！

他死了父亲不肯磕头，
你们大骂他。
他不能行你们的礼，
你们就要打他。

你们都能呢呢啰啰的哭，
他实在忍不住要笑了。
你们都有现成的眼泪，
他可没有，——他只好跑了。

你们串的是什么丑戏，
也配抬出“礼”字的大帽子！
你们也不想想，
究竟死的是谁的老子？

九，十一，二五。

# 十一月二十四夜

老槐树的影子
在月光的地上微晃；
枣树上还有几个干叶，
时时做出一种没气力的声响。

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
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现在他们说我快要好了，
那幽艳的秋天早已过去了。

九，十一，二五。

## 我们的双生日 赠冬秀

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即阴历十月初八日，是我的阳历生日，又是冬秀的阴历生日。

他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他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他喊道，“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是我抢的快，
这首诗早被他撕[1]了。

---

① 国音，诗音尸，撕音厶，故可互韵。——原注

# 醉与爱

沈玄庐说我的诗"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的两个"过"字，依他的经验，应该改作"里"字。我戏做这首诗答他。

你醉里何尝知酒力？
你只和衣倒下就睡了。
你醒来自己笑道，
"昨晚当真喝醉了！"

爱里也只是爱，——
和酒醉很相像的。
直到你后来追想，
"哦！爱情原来是这么样的！"

十，一，二七。

# 平民学校校歌

为北京高师平民学校作的。

靠着两只手，
拚得一身血汗，
大家努力做个人，——
不做工的不配吃饭！

做工即是学，
求学即是做工：
大家努力做先锋，
同做有意识的劳动！

十，四，十二。

此歌有两种谱，一种是赵元任先生做的，一种是萧友梅先生做的。今将赵先生的谱附在后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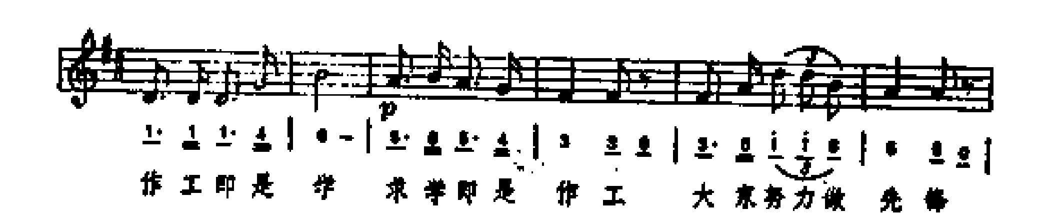
# 平民学校校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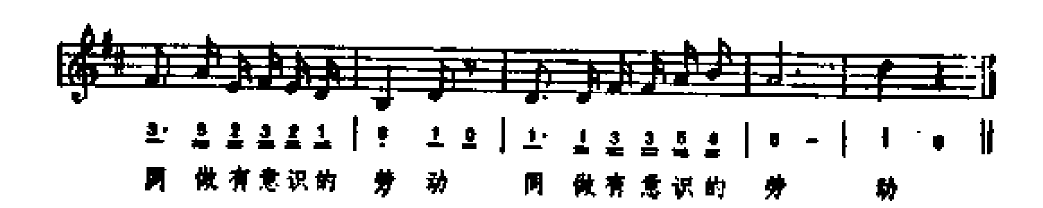
胡适作字　　　　　　　　　　　　赵元任作调









## 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

辛亥革命时，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用炸弹炸袁世凯，不成而死；彭家珍炸良弼，成功而死。后来中华民国成立了，民国政府把他们合葬在三贝子公园里，名为“四烈士冢”。冢旁有一座四面的碑台，预备给四烈士每人刻碑的。但只有一面刻着杨烈士的碑，其余三面都无一个字。

十年五月一夜，我在天津，住在青年会里，梦中游四烈士冢，醒时作此歌。

他们是谁？
三个失败的英雄，
一个成功的好汉！
　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他们干了些什么？
一弹使奸雄破胆！
一弹把帝制推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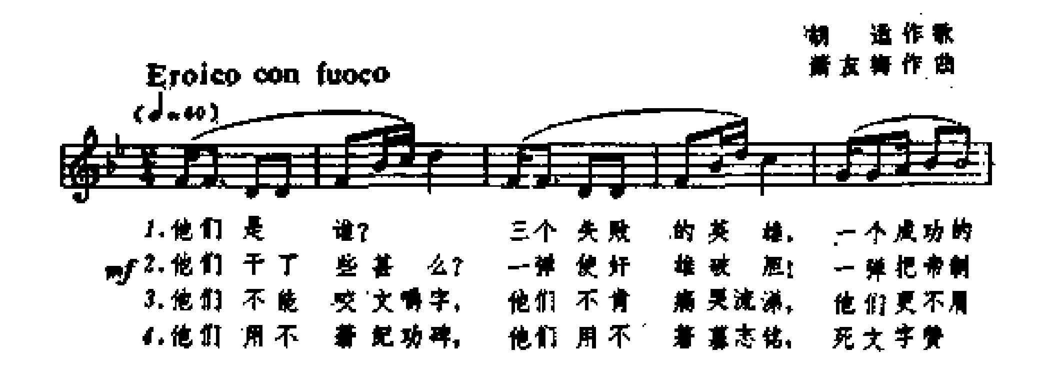
他们的武器：
炸弹！ 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 干！ 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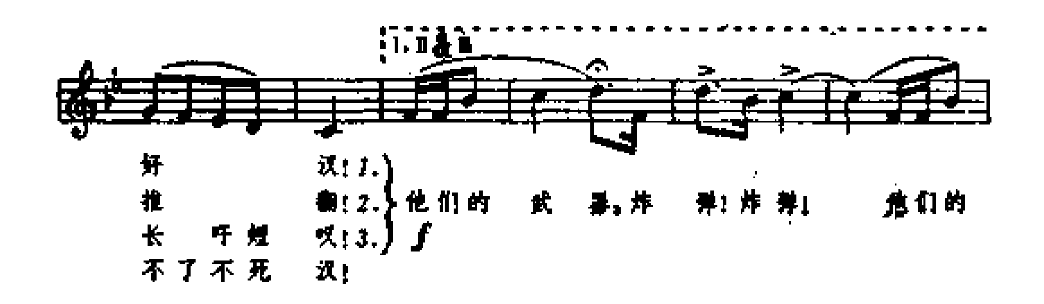
他们不能咬文嚼字，
他们不肯痛哭流涕，
他们更不屑长吁短叹！
他们的武器：
炸弹！ 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 干！ 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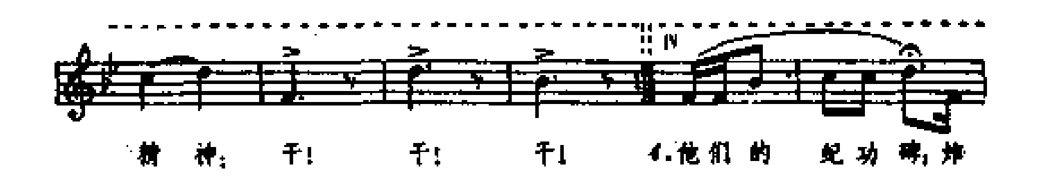
他们用不著纪功碑，
他们用不著墓志铭：
死文字赞不了不死汉！
他们的纪功碑：
炸弹！ 炸弹！
他们的墓志铭：
干！ 干！ 干！

# 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

胡　适作歌
萧友梅作曲









# 死　　者

为安庆此次被军人刺伤身死的姜高琦作。

他身上受了七处刀伤，
他微微地一笑，
什么都完了！
他那曾经沸过的少年血
再也不会起波澜了！

我们脱下帽子，
恭敬这第一个死的。——
但我们不要忘记：
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

我们后死的人，
尽可以革命而死！
尽可以力战而死！
但我们希望将来
永没有第二人请愿而死！

我们低下头来，
哀悼这第一个死的。——

**但我们不要忘记**

**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

十,六,十七。

## 双十节的鬼歌

十年了，
他们又来纪念了。
他们借我们，
　出一张红报，
　做几篇文章；
　放一天例假，
　发表一批勋章：
这就是我们的纪念了！

要脸吗？
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
我们那时候，
　威权也不怕，
　生命也不顾；
　监狱作家乡，
　炸弹底下来去：
肯受这种无耻的纪念吗？

别讨厌了！
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

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鸟政府；
起一个新革命，
造一个好政府：
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十，十，四。

# 希　望

我从山中来，
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开花好。

一日望三回，
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
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
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
祝汝满盆花！

十，十，四。

# 晨　星　篇

## 送叔永，莎菲到南京

我们去年那夜，
豁蒙楼上同坐；
月在钟山顶上，
照见我们三个。
我们吹了烛光，
放进月光满地；
我们说话不多，
只觉得许多诗意。

我们做了一首诗，
——一首没有字的诗，——
先写着黑暗的夜，
后写着晨光来迟；
在那欲去未去的夜色里，
我们写着几颗小晨星，
虽没有多大的光明，
也使那早行的人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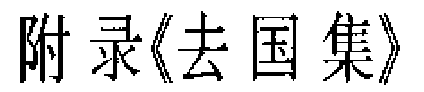
钟山上的月色

和我们别了一年多了；
他这回照见你们，
定要笑我们这一年匆匆过了。
他念着我们的旧诗，
问道，“你们的晨星呢？
四百个长夜过去了，
你们造的光明呢？”

我的朋友们，
我们要暂时分别了；
“珍重珍重”的话，
我也不再说了。——
在这欲去未去的夜色里，
努力造几颗小晨星；
虽没有多大的光明，
也使那早行的人高兴！

十，十二，八。




附录《去国集》



# 自　序

胡适既已自誓将致力于其所谓“活文学”者，乃删定其六年以来所为文言之诗词，写而存之，遂成此集。名之曰去国，断自庚戌也。昔者谭嗣同自名其诗文集曰“三十以前旧学第几种”。今余此集，亦可谓之六年以来所作“死文学”之一种耳。

集中诗词，一以年月编纂，欲稍存文字进退及思想变迁之迹焉尔。

民国五年七月。

# 耶稣诞节歌

冬青树上明纤炬，冬青树下欢儿女，高歌颂神歌且舞。朝来阿母含笑语："儿辈驯好神佑汝。灶前悬袜青丝缕。灶突神下今夜午，朱衣高冠须眉古。神之来下不可睹，早睡慎毋干神怒。"明朝袜中实饧枚，有蜡作鼠纸作虎，夜来一一神所予。明日举家作大酺，杀鸡大于一岁羖。堆盘肴果难悉数。食终腹鼓不可俯。欢乐勿忘神之祜，上帝之子天下主。

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大 雪 放 歌

任叔永作岁莫杂咏诗，余谓叔永"君每成四诗，当以一诗奉和。"后叔永果以四诗来，皆大佳。其状冬日景物，甚尽而工，非下走所可企及。徒以有宿约不可追悔，因作此歌，呈叔永。

往岁初冬雪载涂，今年圣诞始大雪。天工有意弄奇诡，积久迸发势益烈。夜深飞屑始叩窗，侵晨积絮可及膝。出门四顾喜欲舞，琼瑶十里供大阅。小市疏林迷远近，山与天接不可别。眼前诸松耐寒岁，虬枝雪压垂欲折。窥人松鼠寒可怜，觅食冻雀迹亦绝。毳衣老农朝入市，令令瘦马驾长橇。道逢相识遥告语，"明年麦子未应劣。"路旁欢呼小儿女，冰浆铁屐手提挈。昨夜零下二十度，湖面冻合坚可滑。客子踏雪来复去，朔风啮肤手皴裂。归来烹茶还赋诗，短歌大笑忘日昳。开窗相看两不厌，清寒已足消内热。百忧一时且弃置，吾辈不可负此日。

二年十二月。

# 久雪后大风寒甚作歌

梦中石屋壁欲摇，梦回窗外风怒号，澎湃若拥万顷涛。

侵晨出门冻欲僵，冰风挟雪卷地狂，啮肌削面不可当。

与风寸步相撑支，呼吸梗绝气力微，漫漫雪雾行径迷。

玄冰遮道厚寸许，每虞失足伤折股，旋看落帽凌空舞。

落帽狼狈裍犹可。未能揵足何嫌跛。抱头勿令两耳堕。

入门得暖寒气苏。隔窗看雪如画图，背炉安坐还读书。

明朝日出寒云开，风雪于我何有哉！待看雪尽春归来！

三年正月。

# 哀希腊歌(译诗)

## The Isles of Greece

### 序[1]

英国诗人裴伦所著。裴伦 George Gordon Byron 生于西历一七八八年，死于一八二四年。死时才三十六岁，而著作等身，诗名盖世，亦近代文学史上一怪杰也。其平生行事详诸家专传，不复述。

此歌凡十六章，见裴伦所著长剧《唐浑》Don Juan 中。托为希腊诗人吊古伤今之辞，以激励希人爱国之心。其词至慷慨哀怨。《唐浑》一剧，读者今已甚寡。独此诗传诵天下。当希腊独立之师之兴也，裴伦耻其仅以文字鼓舞希人，遂毁家助饷。渡海投独立军自效。未及与战而死。巴尔干半岛之人，至今追思之不衰。今希腊已久脱突厥之羁绊。近年以来，尤能自振拔，为近东大国。虽其文明武功或犹未逮当日斯巴达、雅典之盛，然裴伦梦想中独立自主

① 初版无此字。

之希腊,则已久成事实。惜当年慷慨从军之诗人,不及生见之耳。①

此诗之入汉文,始于梁任公之《新中国未来记》小说。惟任公仅译一三两章。其后马君武译其全文,刊于《新文学》中。后苏曼殊复以五言古诗译之。民国二年,吾友张耘来美洲留学,携有马、苏两家译本。余因得尽读之。颇嫌君武失之讹,而曼殊失之晦。讹则失真,晦则不达,均非善译者也。当时余许张君为重译此诗。久而未能践诺。三年二月一夜,以四小时之力,译之。既成复改削数月,始成此本。更为之注释,以便读者。盖诗中屡用史事,非注,不易领会也。

裴伦在英国文学上,仅可称第二流人物。然其在异国之诗名,有时竟在萧士比,弥儿敦之上。此不独文以人传也。盖裴伦为诗,富于情性气魄,而铸词炼句,颇失之粗豪。其在原文,疵瑕易见。而一经翻译,则其词句小疵,往往为其深情奇气所掩,读者仅见其所长,而不觉其所短矣。裴伦诗名之及于世界,此亦其一因也。

五年五月十一夜。

① 初版此后尚有一段文字如下:"裴伦少年负盛名,颇不修细行,风流自恣。为英伦社会所不容。遂去国远游,不复归。其晚年,以助希腊独立而死,亦可为善自忏悔者也。今之后生,掇拾裴伦一二浮艳绮丽之词,便以裴伦自命,岂真知裴伦者哉。"

## 一

嗟汝希腊之群岛兮，
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
诗媛沙浮尝咏歌于斯兮，
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今惟长夏之骄阳兮，
纷灿烂其如初。
我徘徊以优伤兮，
哀旧烈之无馀！

## 二

悠悠兮，我何所思？
荷马兮阿难。
慷慨兮歌英雄，
缠绵兮叙幽欢。
享盛名于万代兮，
独岑寂于斯土；
大声起乎仙岛之西兮，
何此邦之无语。

## 三

马拉顿后兮山高，
马拉顿前兮海号。

哀时词客独来游兮，
犹梦希腊终自主也；
指波斯京观以为正兮，
吾安能奴僇以终古也！

## 四

彼高崖何巉岩兮，
俯视沙拉米之滨；
有名王尝踞坐其巅兮，
临大海而点兵。
千樯兮照海，
列舰兮百里。
朝点兵兮，何纷纷兮，
日之入兮，无复存兮！

## 五

往烈兮难追；
故国兮，汝魂何之？
侠子之歌，久销歇兮，
英雄之血，难再热兮，
古诗人兮，高且洁兮；
琴荒瑟老，臣精竭兮。

## 六

虽举族今奴虏兮，
岂无遗风之犹在？
吾慷慨以悲歌兮，
耿忧国之魄磊。
吾惟余赪颜为希人羞兮，
吾惟有泪为希腊洒。

## 七

徒愧赧曾何益兮，
嗟雪涕之计拙；
独不念我先人兮，
为自由而流血？
吾欲诉天阍兮，
还我斯巴达之三百英魂兮！
尚令百一存兮，
以再造我瘦马披离之关兮！

## 八

沉沉希腊，犹无声兮；
惟闻鬼语，作潮鸣兮。
鬼曰："但令生者一人起兮，
吾曹虽死，终阴相尔兮！"

呜咽兮鬼歌，
生者之喑兮奈鬼何！



吾哓哓兮终徒然！
已矣兮何言！
且为君兮弹别曲，
注美酒兮盈尊！
姑坐视突厥之蹴踘兮，
听其宰割吾胞与兮，
君不闻门外之箫鼓兮，
且赴此贝凯之舞兮！

## 十

汝犹能霹雳之舞兮，
霹雳之阵今何许兮？
舞之靡靡犹不可忘兮，
奈何独忘阵之堂堂兮？
独不念先人佉摩之书兮，
宁以遗汝腐奴兮？



怀古兮徒烦冤，
注美酒兮盈尊！

一醉兮百忧泯!
阿难醉兮歌有神。
阿难盖代诗人兮,
信尝事暴君兮;
虽暴君兮,
犹吾同种之人兮。

## 十二

吾所思兮,
米尔低兮,
武且休兮,
保我自由兮。
吾抚昔而涕淋浪兮,
遗风谁其嗣昌?
诚能再造我家邦兮,
虽暴主其何伤?

## 十三

注美酒兮盈杯,
悠悠兮吾怀!
汤汤兮白阶之岸,
崔巍兮修里之崖,
吾陀离之民族兮,
实肇生于其间;
或犹有自由之种兮,

历百劫而未残。

## 十四

法兰之人，乌可托兮，
其王贪狡，不可度兮。
所可托兮，希腊之刀；
所可任兮，希腊之豪。
突厥慓兮，
拉丁狡兮，
虽吾盾之坚兮，
吾何以自全兮？

## 十五

注美酒兮盈杯！
美人舞兮低徊！
眼波兮盈盈，
一顾兮倾城；
对彼美兮，
泪下不能已兮；
子兮子兮，
胡为生儿为奴婢兮！

## 十六

置我乎须宁之岩兮，

狎波涛而为伍；
且行吟以悲啸兮，
惟潮声与对语；
如鸿鹄之逍遥兮，
将于是焉老死：
奴隶之国非吾土兮，——
碎此杯以自矢！

**原　文：**

## THE ISLES OF GREECE

I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But all, except the sun, is set.

沙浮古代女诗人。生西历前六百年。

Phoebus 日神也。Delos 地名。相传日神月神皆生于此。此与日神并举，当指月神也。

II

The Scian and the Teian muse,
　The hero's harp, the lover's lute,

Have found the fame your shores refuse,
　Their place of birth alone is mute
To sounds which echo further west
Than your sires'"Islands of the Blest."

荷马 Homer 生于 Scios 故曰 Scian。阿难 Anacreon 生于 Teos 故曰 Teian。

荷马之诗歌英雄,阿难之诗叙儿女,实开二大诗派云。

神话,西海尽头,有仙岛,神仙居之。此盖用以指西欧诸自由国,或专指英伦耳。

Ⅲ

The mountains look on Marathon—
　And Marathon looks on the sea;
And musing there an hour alone,
　I dream'd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
For standing on the Persians' grave,
I could not deem myself a slave.

西历前四百九十年,波斯人西侵,雅典人大败之于马拉顿。

Ⅳ

A king sate on the rocky brow
　Which looks o'er sea-born Salamis;
And ships, by thousands, lay below,

And men in nations; – all were his!
He counted them at break of day—
And when the sun set, where were they?

马拉顿之败，波人耻之。后十年——四八〇年——新王 Xerxes 大举征希腊，大舰千二百艘，小舟三千艘，军威之盛，为古史所未有。雅典人御之，战于沙拉米，波师大败，失巨舰无算，余舰皆遁。明年，复为斯巴达援师所败。

V

And where are they? and where art thou,
My country? on thy voiceless shore
The heroic lay is tuneless now –
The heroic bosom beats no more!
And must thy lyre, so long divine,
Degenerate into hands like mine?

VI

'Tis something in the dearth of fame,
Though link'd among a fetter'd race,
To feel at least a patriot's shame,
Even as I sing, suffuse my face;
For what is left the poet here?
For Greeks a blush – for Greece a tear.

## Ⅶ

Must we but weep o'er days more blest?
　Must we but blush? －Our fathers bled.
Earth! render back from out thy breast
　A remnant of our Spartan dead!
Of the three hundred grant but three,
To make a new Thermopylae!

　　瘦马披离，关名。西历前四百八十年希腊列国协商以此为列国枢纽。及波斯军来侵，斯巴达勇士三百人守此。关破，三百人皆死之。

## Ⅷ

What, silent still? and silent all?
　Ah! no ; －the voices of the dead
Sound like a distant torrent's fall,
　And answer, "Let one living head,
But one arise, － we come, we come!"
'Tis but the living who are dumb.

## Ⅸ

In vain－in vain: strike other chords;
　Fill high the cup with Samian wine!
Leave battles to the Turkish hordes,
　And shed the blood of Scio's vine!
Hark! rising to the ignoble call－

How answers each bold Bacchanal!

原文第三四句疑指突厥人屠杀窣诃城事。此城即诗人荷马生长之地也。

贝凯之舞者，希人宗教仪节之一种，巫觋舞祷，男女聚乐，以娱神焉。

X

You have the Pyrrhic dances yet,
　Where is the Pyrrhic phalanx gone?
Of two such lessons, why forget
　The noblier and the manlier one?
You have letters Cadmus gave –
Think ye he meant them for a slave?

霹雳 Pyrrhus 为 Epirus 之王，尝屡立战功，此舞即其所作战阵之乐。

佉摩者，神话相传为腓尼西之王，游希腊之梯伯部，与龙斗，屠龙而拔其齿，种之皆成勇士，遂为其地之始祖。佉摩自腓尼西输入字母，遂造希腊文。

XI

Fill high the bowl with Samian wine!
　We will not think of themes like these!
It made Anacreon's song divine:
　He served – but served Polycrates –

A tyrant; but our masters then
Were still, at least, our countrymen.

阿难见任于希王 Polycrates，古之暴主也。

XII

The tyrant of the Chersonese
  Was freedom's best and bravest friend;
That tyrant was Miltiades!
  Oh! that the present hour would lend
Another despot of the kind!
Such chains as his were sure to bind.

马拉顿之役，米之功最大。此章怀古而叹今之无人也。

按此章及上章皆愤极之词。其时民族主义方大炽，故诗人于种族一方面尤再三言之。民权之说，几为所掩。读者不可骤谓裴伦初不言民权也。

XIII

Fill high the bowl with Samian wine!
  On Suli's rock, and Parga's shore,
Exists the remnant of a line
  Such as the Doric mothers bore;
And there, perhaps, some seed is sown,
The Heracleidan blood might own.

希人分两大族，一为伊俄宁族(Ionians)，一为陀离族(Dorians)。陀离族稍后起，起于北方，故有白阶，修里云云。修里山在西北部，希人独立之役，修里之人最有功云。

XIV

Trust not for freedom to the Franks,
  They have a king who buys and sells:
In native swords and native ranks,
  The only hope of courage dwells;
But Turkish force, and Latin fraud,
Would break your shield, however broad.

希腊之谋独立也，始于十九世纪初叶。其时"神圣同盟"之约墨犹未干，欧洲君主相顾色变，以为民权之焰复张矣，故深忌之，或且阴沮尼之，法尤甚焉。此诗所以戒希腊人士也。

XV

Fill high the bowl with Samian wine!
  Our virgins dance beneath the shade—
I see their glorious black eyes shine;
  But gazing on each glowing maid,
My own the burning tear-drop laves,
To think such breasts must suckle slaves.

XVI

Place me on Sunium's marbled steep,
  Where nothing, save the waves and I,
May hear our mutual murmurs sweep;
  There, swan-like, let me sing and die:
A land of slaves shall he'er be mine-
Dash down yon cup of Samian wine!

# 自　杀　篇

任叔永有弟季彭，居杭州。壬癸之际，国事糜烂，季彭忧愤不已，遂发狂，一夜，潜出，投葛洪井死。叔永时在美洲，追思逝者，乃掇季彭生时所寄书，成一集，而系以诗。有“何堪更发旧书读，肠断脊令风雨声”之句。季彭最后寄诸兄诗，有“原上脊令风雨声”之语，故叔永诗及之。叔永索余题辞集上，遂成此篇，凡长短五章。

三年七月七日。

叔永至性人，能作至性语。脊令风雨声，使我心愁苦。

我不识贤季，焉能和君诗？颇有伤心语，试为君陈之。

叔世多哀音，危国少生望。此为恒人言，非吾辈所尚。奈何贤哲人，平昔志高抗，一朝受挫折，神气遽沮丧？下士自放弃，朱楼醉春酿。上士羞独醒，一死谢诸妄。三闾逮贤季，苦志都可谅。其愚亦莫及，感此意惨怆。

我闻古人言，“艰难惟一死。”我独不谓然，此欺人语耳。盘根与错节，所以见奇士。处世如临阵，无

勇非孝子。虽三北何伤？一战待雪耻。杀身岂不易？所志不止此。生材必有用，何忍付虫螘？枯杨会生稊，河清或可俟。但令一息存，此志未容已。

《春秋》诛贤者，我以此作歌。茹鲠久欲吐，未敢避谴诃。

# 老　树　行

道旁老树吾所思，
躯干十抱龙髯枝，
谒然俛视长林卑。

冬风挟雪卷地起，
撼树兀兀不可止。
行人疾走敢仰视？

春回百禽还来归，
枝头好鸟天籁奇，
谓卿高唱我和之。

狂风好鸟年年事：——
既鸟语所不能媚，
亦不因风易高致。

**跋《老树行》**

这首诗是民国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作的。那时正当中日交涉的时期，我的"非攻主义"狠受大家的攻击，故我作了这首诗，略带解嘲之意。这首诗后来又惹起了许多朋友的嘲笑。杏佛和

叔永《春日》诗灰字韵一联云，“既柳眼所不能媚，岂大作能燃死灰?”叔永有《芙蓉》诗，“既非看花人能媚，亦不因无人不开。”他们都戏学“胡适之体”，用作笑柄。其实这首诗在《去国集》里，要算一首好诗，不知我当初何以把他忘了。现在我把他补进去，并且恭恭敬敬的对他赔一个不是。

九，十，十五。

## 满　庭　芳

枫翼[①]敲帘，榆钱铺地，柳棉飞上春衣。落花时节，随地乱莺啼。枝上红襟[②]软语，商量定，掠地双飞。何须待，销魂杜宇，劝我不如归？

归期今倦数。十年作客，已惯天涯。况壑深多瀑，湖丽如斯。多谢殷勤我友，能容我傲骨狂思。频相见，微风晚日，指点过湖堤。

四年六月十二日。

① 枫翼者，枫树子皆有薄翅包之，其形似蜻蜓之翅。凡此类之种子，如榆之钱，枫之翼，皆以便随风远飏也。——原注

② 红襟者，鸟名。英文 Robin，俗名 Redbreast。——原注

## 临　江　仙

隔树溪声细碎。
　迎人鸟唱纷哗。
共穿幽径趁溪斜。
我和君拾甚，
　君替我簪花。

更向水滨同坐，
　骄阳有树相遮。
语深浑不管昏鸦。
此时君与我，
　何处更容他？

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 将去绮色佳，叔永以诗赠别。作此奉和。即以留别。

横滨港外舟待发，徜徉我方坐斗室，柠檬杯空菸卷残，忽然人面过眼瞥。疑是同学巴县任，细看果然慰饥渴。扣舷短语难久留，惟有相思耿胸臆。明年义师起中原，遂为神州扫胡羯。遥闻同学诸少年，乘时建树皆宏达。中有我友巴县任，翩翩书记大手笔。策勋不乐作议员，愿得西乞医国术。远来就我欢可知。三年卒卒重当别。几人八年再同学？况我与君过从密，往往论文忘晨昳，时复议政同哽咽。相知益深别更难，赠我新诗语真切。君期我作玛志尼[1]，我祝君为倭斯韈[2]。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勉之勉之我友任！归来与君同僇力。

四年八月二十九夜。

---

[1] 玛志尼 Mazzini，意大利文学家，世所称"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也。——原注

[2] 倭斯韈 Wilhelm Ostwald，德国科学大家，今犹生存。——原注

## 沁园春 别杨杏佛

将之纽约，杨杏佛以词送行，有"三稔不相见，一笑遇他乡。暗惊狂奴非故，收束入名场"之句。实则杏佛当日亦狂奴耳。其词又有"欲共斯民温饱"之语。余既喜吾与杏佛今皆能放弃故我，重修学立身，又壮其志愿之宏，故造此词奉答，即以留别。

朔国秋风，汝远东来，过存老胡。正相看一笑，使君与我，春申江上，两个狂奴。客里相逢，殷勤问字，不似当年旧酒徒。还相问："岂胸中块垒，今尽消乎？"　君言："是何言欤！祗壮志新来与昔殊。愿乘风役电，戡天缩地，颇思瓦特①，不羡公输。户有馀糈，人无菜色，此业何尝属腐儒？吾狂甚，欲斯民温饱，此意何如？"

四年九月二日。

① 瓦特 James Watt，即发明汽机者。——原注

# 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

## 一

吾闻子墨子有言："为义譬若筑墙然。能实壤者且实壤，能筑者筑掀者掀。"(《耕柱篇》语。"掀"，本作"欣"，依毕沅说改。)吾曹谋国亦复尔，待举之事何纷纷。所赖人各尽所职，未可责备于一人。同学少年识时务，学以致用为本根。争言"治病须对症，今之大患弱与贫。但祝天生几牛敦，还乞千百客儿文，辅以无数爱迭孙，便教国库富且殷，更无谁某妇无裈。乃练熊罴百万军。谁其帅之拿破仑。恢我土宇固我藩，百年奇辱一朝翻。"

## 二

凡此群策岂不伟？有人所志不在此。即如吾友宣城梅，自言"但愿作文士。举世何妨学倍根，我独远慕萧士比。"梅君少年好文史，近更摭拾及欧美。新来为文颇谐诡，能令公怒令公喜。昨作檄讨夫已氏，倘令见之魄应褫。又能虚心不自是，一稿十易犹未已。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

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儗。梅君梅君毋自鄙。

## 三

作歌今送梅君行，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重轻。居东何时游康可，为我一吊爱谋生，更吊霍桑与索虏：此三子者皆峥嵘。应有"烟士披里纯"，为君奚囊增琼英。①

四年九月十七日。

---

① 此诗凡用外国字十一：牛敦 Newton，英国科学家。客儿文 Kelvin，英国近代科学大家。爱迭孙 Edison，美国发明家。拿破仑 Napoleon。倍根 Bacon，英国哲学家，主戡天之说，又创归纳名学，为科学先导。萧士比 Shakespeare，英国文学钜子。旧译莎士比亚。康可 Concord，地名，去哈佛不远，十九世纪中叶此邦文人所聚也。爱谋生 Emerson，霍桑 Hawthorne，索虏 Thoreau，以上三人，美国文人、亦哲学家；墓皆在康可。"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 直译有"神来"之意。梁任公以音译之，又为文论之，见《饮冰室自由书》。——原注

# 相　　思

自我与子别，于今十日耳。奈何十日间，两夜梦及子？

前夜梦书来，谓无再见时。老母日就衰，未可远别离。

昨梦君归来，欢喜临江坐。语我故乡事，故人颇思我。

吾乃无情人，未知爱何似。古人说“相思”，无乃颇类此？

# 秋声

## 序

老子曰："吾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此三宝者，吾于秋日疏林中尽见之。落叶，慈也。损小己以全宗干，可谓慈矣。松柏需水供至微，故能生水土浇薄之所，秋冬水绝，亦不虞匮乏。人但知其后凋，而莫知后凋之由于能俭也。松柏不与众木争肥壤，而其处天行独最适。则亦所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者也。遂赋之。

出门天地阔，悠然喜秋至。疏林发清响，众叶作雨坠。山蹊少人迹，积叶不见地。枫榆但余枝，槎丫具高致。大橡百年老，败叶剩三四。诸松傲秋霜，未始有衰态。举世随风靡，何汝独苍翠？

虬枝忽自语，语语生妙籁：

"天寒地脉枯，万木绝饮饲。布根及一亩，所得大微细。本干保已难，枝叶在当弃。脱叶以存本，伤哉此高谊。

吾侪松与柏，颇以俭自励。取诸天者
廉，天亦不吾废。故能老岩石，亦颇耐寒
岁，全躯复全叶，不为秋憔悴。”

我闻诸松言，低头起幽思，举头谢诸松：“与尔勉斯志！”

五年一月续成去年旧稿。

# 秋　　柳

但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
西风莫笑柔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

此七年前（己酉）旧作也。原序曰：

秋日适野，见万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质，际兹高秋，独能迎风而舞，意态自如。岂老氏所谓能以弱存者耶。感而赋之。

年来颇历世故，亦稍稍读书，益知老氏柔弱胜刚强之说，证以天行人事，实具妙理。近人争言“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彼所谓适，所谓优，未必即在强暴武力。盖物类处境不齐，但有适不适，不在强不强也。两年以来，兵祸之烈，亘古未有。试问以如许武力，其所成就，究竟何在？又如比利时以弹丸之地，拒无敌之德意志，岂徒无济于事，又大苦彼无罪之民。虽螳臂当车，浅人或慕其能怒，而弱卵击石，仁者必谓为至愚矣。此岂独大违老子齿亡舌存之喻，抑亦孔子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者欤。以是之故，两年以来余往往念及此诗，有时亦为人诵之。以为庚戌以前所作诗词，一一都宜删弃，独此二十八字，

或不无可存之价值。遂为改易数字，附写于此．虽谓为去国后所作，可也。

五年七月。

# 沁 园 春 誓诗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五年四月十二日。

附:

# 《尝试集》(增订四版)所删初版内容

## 《尝试集》序

一九一七年十月,适之拿这本《尝试集》,第一集给我看。其中所录,都是一年以来适之所作的白话诗。

适之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提倡白话文学——新文学——的人。我以前看见适之作的一篇《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作诗文不避俗语俗字;现在又看见这本《尝试集》,居然就实行用白话来作诗。我对于适之这样"知"了就"行"的举动,是非常佩服的。

我现在想:中国古人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因为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嘴里说这个声音,手下写的就是表这个声音的记号。断没有手下写的记号和嘴里说的声音不相合的。拿"六书"里的"转注"来一看,很可以证明这个道理。像那表"年高"的意义的话,这边叫作 lau,便造个"老"字,那边叫作 khau,便又造个"考"字。同是一个意义,声音小小不同,便造了两个字,可见语言和文字必定一致。因为那边既叫作 khau,要是仍写"老"字,便显不出他的音读和 lau 不同,所以必须别造"考"字。照这样看来,岂非嘴里说的声音和手下写的记号,不能不相合吗?所以我说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的。

再看《说文》里的"形声"字,"正篆"和"重文"所从的"声",尽有不在一个韵部里的;汉、晋以后所用的字,尽有改变古字的"声"的;又有《说文》里虽有"本字",而后人因为音读变古,不得不假借别的同音字来替代的:——这都是今音与古音不同而字形跟了改变的证据。

至于古语和今语的变迁,更有可以证明的。例如"父""母"两字,古音本读 pu ,mai,后来音变为 fu,mu,把古音的 pu,mai 完全消灭了,所以未曾别造新字;但是读书虽读 fu,mu,讲话却又变为 pa,ma,于是在"父""母"两字以外,又别造"爸""妈"两字来表 pa,ma 的音。此外如用在句末表商度的"夫"字,古音读 bu,音变为 fu,讲话时又变为 ba,于是就借用"罢"字;用在句末表疑问的"无"字,古音读 mu,音变为 vu,再变为 u,讲话时又变为 ma,就别造"吗"字:——这都可以证明字形一定跟着字音转变的。

照这样看来,汉字的字形,既然跟着字音转变,那便该永远是"言文一致"的了。为甚么二千年来,语言和文字又相去到这样的远呢?

我想这是有两个缘故。

第一,给那些民贼弄坏的。

那些民贼,最喜欢摆架子、无论甚么事情,总要和平民两样,才可以使他那野蛮的体制尊崇起来。像那吃的,穿的,住的,妻妾的等级,仆役的数目,都要定得不近人情,并且决不许他人效法。对于文字,也用这个办法。所以嬴政看了那辠犯的"辠"字和皇帝的"皇"字("皇"字的古写)上半都从"自"字,便硬把"辠"字改用"罪"字。"朕"字本来和"我"字一样,在周朝,无论甚么人自己都可以称"朕",像那屈平的《离骚》第二句,"朕皇考曰伯

庸”，就是一个证据；到了嬴政，又把这“朕”字独占了去，不许他人自称。此外像“宫”字“玺”字“钦”字“御”字之类，都不许他人学他那样用。又因为中国国民很有“尊古”的皮气，民贼又利用这一点，作起那甚么“制”“诏”“上谕”来，一定要写上几个《尚书》里的字眼，像甚么“诞膺天命”，“寅绍丕基”之类，好叫那富于奴性的人可以震惊赞叹。于是那些小民贼也从而效尤，定出许多野蛮的款式来，凡是作到文章，尊贵对于卑贱，必须要装出许多妄自尊大看不起人的口吻，卑贱对于尊贵，又必须要装出许多弯腰屈膝胁肩谄笑的口吻。其实这些所谓“尊贵”，所谓“卑贱”的人，当面讲话，究竟彼此也没有甚么大分别；只有作到文章，便可以实行那“骄”“谄”两个字。要是没有那种“骄”“谄”的文章，这些民贼的架子便摆不起来了，所以他们是最反对那质朴的白话文章的。这种没有道理的办法行得久了，习非成是，大家反以为文章不可不照这样作的；要是有人不照这样作，还要说他不对。这是言文分离的第一个缘故。

第二，给那些文妖弄坏的。

周、秦以前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话作的。像那《盘庚》，《大诰》，后世读了，虽然觉得“佶屈聱牙”，异常古奥，然而这种文章，实在是当时的白话告示。又像那《尧典》里用“都”，“俞”，“吁”，“咈”等字，和现在的白话文章里用“啊呀”，“嗄”，“哦”，“唉”等字有甚么分别？《公羊》用齐言，《楚辞》用楚语，和现在的小说里搀入苏州，上海，广东，北京等处的方言有甚么分别？还有一层，所用的白话，要是古今有异，那就一定用今语，决不硬嵌古字，强摹古调。像《孟子》里说的，“洚水者洪水也”，“泄泄犹沓沓也”，这是因为古今语言不同，古人叫“洚水”和“泄泄”，孟轲的时候叫“洪水”和“沓沓”，所以孟轲自己作文章，必用“洪水”和“沓沓”，到了引用古书，虽未便直改原文，可是必须用当时的语言去说明

古语。再看李耳，孔丘，墨翟，庄周，孟轲，荀况，韩非这些人的著作，文笔无一相同，都是各人作自己的文章，绝不摹拟别人。所以周、秦以前的文章，很有价值。到了西汉，言文已渐分离；然而司马迁作《史记》，采用《尚书》，一定要改去原来的古语，作汉朝人通用的文章。像"庶绩咸熙"改为"众功皆兴"，"嚚庸可乎"改为"顽凶勿用"之类。可知其时言文虽然分离，但是作到文章，仍旧不能和当时的语言相差太远。要是过于古奥的文句，还是不适用的。东汉的王充作《论衡》，其《自纪》篇中有曰，"论衡者，论之平也。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又曰，"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又曰，"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闭隐也。"这是表明言文应该一致，甚么时代的人便该用甚么时代的话。

不料西汉末年，出了一个杨雄，做了文妖的始祖。这个文妖的文章，专门摹拟古人。一部《法言》，看了真要叫人恶心。他的辞赋，又是异常雕琢，东汉一代颇受他的影响。到了建安七子，连写信札都要装模作样，安上许多浮词。六朝的骈文，满纸堆砌词藻，毫无真实的情感；甚至用了典故来代实事，删割他人的名号去就他的文章对偶。打开《文选》一看，这种拙劣恶滥的文章，触目皆是。直到现在，还有一种妄人说，"文章应该照这样作，""《文选》文章为千古文章之正宗。"这是第一种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

唐朝的韩愈，柳宗元，矫正文选派的弊害，所作的文章，略能近于语言之自然。要是继起的人能够守住韩、柳矫弊的意思，渐渐的回到白话路上来，岂不甚好。无如宋朝的欧阳修，苏洵这些人，名为学韩学柳，却不会学韩、柳的矫弊，但会学韩、柳的句调间架，无论作甚么文章，都有一定的腔调。这种可笑的文章，和

那《文选》派相比，真如二五和一十，半斤和八两的比例。明清以来，归有光，方苞，姚鼐，曾国藩这些人拚命作韩、柳，欧、苏，那些人的死奴隶，立了甚么“桐城派”的名目，还有甚么“义法”的话，闹得乌烟瘴气。全不想想，作文章是为的甚么；也不看看，秦、汉以前的文章是个甚么样子。分明是自己作的，偏要叫作“古文”，但看这个名称，便可知其人一窍不通，毫无常识。那曾国藩说得更妙，他道，“古文无施不宜，但不宜说理耳。”这真是自画供招，表明这种甚么“古文”是毫无价值的文章了。这是第二种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

这两种文妖，是最反对那老实的白话文章的。因为作了白话文章，则第一种文妖便不能搬运他那些垃圾的典故，肉麻的词藻；第二种文妖便不能卖弄他那些可笑的义法，无谓的格律。并且若用白话作文章，那会作文章的人必定渐渐的多起来，这些文妖就失去了他那会作文章的名贵身分，这是他最不愿意的。

二千年来的文学被民贼和文妖弄坏，固然是很可惜的事。但是民贼和文妖的能力，究竟有限，终不能灭尽白话文学的种子。所以在这二千年中，白话的文学也常常发现：——

论议和记载的文章，像司马迁的《史记》，王充的《论衡》，其中的文章，纵不能断定他纯粹是当时的白话，但必可断定他是近于白话的。此外如王羲之，苏轼，朱熹，王守仁，李贽，郑燮诸人的信札，颇有许多纯粹用白话写的，（明朝爱用白话写信的人，很多很多。）至于宋、明两朝学者的“语录”，纯粹是用白话记的，那更不消说了。

白话诗是更多了。我们简直可以断言：中国的白话诗，自从《诗经》起，直到元、明的戏曲，是没有间断过的，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谣，都是自由使用他们当时的语言作成的；看他抒情的真挚

和造句的自然，实在可以和《诗经》中的"风"诗比美。其他如陶潜的五言诗，李白，杜甫诸人的古体诗，白居易的新乐府，李煜，柳永，辛弃疾，苏轼诸人的词的一部分，邵雍，张九成这些理学先生的诗，关汉卿到李渔诸人的曲，……都是白话诗。

从元朝以后，小说渐渐发达。最有价值的，如施耐庵的《水浒》，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都是用极自然的白话作的，那是不消说了。其他如吴承恩的《西游记》，李汝珍的《镜花缘》，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类，也不失为旧小说中第二流的佳作；他们也是纯粹用白话作的。

我拿上列的白话杂文，白话诗，白话小说去同那些文妖的著作相比，觉得文妖很是可怜。原来他们表面上虽然好像横行一世，其实他们是毫无支配社会的能力的。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思想没有情感的缘故。你看！司马迁能作《史记》，他们只能作"某公神道碑"，"某君墓志铭"；王充能作《论衡》，宋、明学者的弟子能记语录，他们只能作《管仲论》，《李斯论》；王羲之诸人能写达意的白话信，他们只能作毫无意思的赠序；二千年中许多真文学家能作活泼泼的诗，他们只能作无病呻吟的诗；施耐庵诸人能作善写人情的小说，他们只能作《圣哲画像记》一类的东西。他们这些著作，只有科举时代当他八股和试帖诗的参考书读读；除此以外，就没有甚么用处了。到了现代，略知文事的人，都不屑去研究他们，他们几乎有"烟消雾灭"的趋势：所以我说他们可怜，——但是可怜而不足惜的。

有人对我说："你说白话文学是从前早已有过的，那么，你们现在提倡白话的文学，只是复古，并非创新了；何以又称为'新文

学'呢?"我说:他这话实在是不对的。我上面所说从前有白话文学,不过叙述过去的历史,表明以前本有白话文学罢了;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新文学就是这从前的白话文学,更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应该学这从前的白话文学。我们都知道:某时代有某时代的文学。文学里的思想、情感,乃至材料,文字,句调,都是为时代所支配。粗浅说来,如杜甫,白居易叹息天宝以来从军之苦,曹雪芹致慨于清初贵族的腐败家庭,吴敬梓专事形容康、乾间书呆子的议论行为:——这都是就当时的社会描写的。我们只承认这些书的自身有他们的"历史的价值",决不主张我们今日该去摹拟他们。要是现在的人作诗,表面学乐府或学元曲,内容也是"明妃出塞"或"待月西厢"之类;作小说,表面学章回体,内容也是"打虎"或"杀嫂"之类:那就和文妖说的甚么"学韩""学杜"同一可笑了。

所以我们现在作白话的文学,应该自由使用现代的白话,——要是再用"遮莫","颠不剌的","兀不的……也么哥"之类,就和用《诗经》里的"载"字"言"字"式"字一样的不对,——自由发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才是现代的白话文学,——才是我们所要提倡的"新文学"。

适之这本《尝试集》第一集里的白话诗,就是用现代的白话达适之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不用古语,不抄袭前人诗里说过的话。我以为的确当得起"新文学"这个名词。

不过我对于适之的诗,也有小小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其中有几首还是用"词"的句调;有几首诗因为被"五言"的字数所拘,似乎不能和语言恰合;至于所用的文字,有几处似乎还嫌太文。所以我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二日曾经写信给适之说:——

玄同对于先生之白话诗,窃以为犹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如《月》第一首后二句,是文非话;《月》第三首及《江上》一首,完全是文言;……又先生近作之白话词(《采桑子》),鄙意亦嫌太文。且有韵之文,本有可歌与不可歌二种。寻常所作,自以不可歌者为多。既不可歌,则长短任意,仿古,新创,无所不可。至于可歌之韵文,则所填之字,必须恰合音律,方为合格。词之为物,在宋世本是可歌者,故各有调名。后世音律失传,于是文士按前人所作之字数、平仄,一一照填,而云"调寄某某"。此等填词,实与作不可歌之韵文无异;起古之知音者于九原而示之,恐必有不合音节之字之句,就询填词之本人以此调音节若何,亦必茫然无以为对。玄同之意,以为与其写了"调寄某某"而不知其调,则何如直作不可歌之韵文乎?(按,那时我还未曾和适之见面,所举各诗,都是登在《新青年》里面的。)

十月三十一日,我又写信给适之说:——

现在我们着手改革的初期,应该尽量用白话去作,才是。倘使稍怀顾忌,对于"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舍去,那么,便不免存留旧污,于进行方面,很有阻碍。

十一月二十日接到适之的复信,说:——

先生论吾所作白话诗,以为"未能脱尽文言窠臼"。此等诤言,最不易得。吾于去年(五年)夏秋初作白话诗之时,实力屏文言,不杂一字。如《朋友》、《他》、《尝试篇》之类皆是。其后忽变易宗旨,以为文言中有许多字尽可输入白话诗中。故今年所作诗词,往往不避文言……但是先生十月三十一日来书所言,也极有道理。……所以我在北京所作的白话诗,都不用文言了。

……古来作词者，仅有几个人能深知音律。其余的词人，都不能歌。其实词不必可歌。由诗变而为词，乃是中国韵文史上一大革命。五言七言之诗，不合语言之自然，故变而为词。词，旧名"长短句"。其长处正在长短互用，稍近语言之自然耳。即如稼轩词："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此决非五言七言之诗所能及也。故词与诗之别，并不在一可歌而一不可歌，乃在一近语言之自然而一不近语言之自然也。作词而不能歌之，不足为病。正如唐人绝句大半可歌，然今人不能歌亦不妨作绝句也。

词之重要，在于其为中国韵文添无数近于语言之自然之诗体。此为治文学史者所最不可忽之点。不会填词者，必以为词之字字句句皆有定律，其束缚自由必甚。其实大不然。词之好处，在于调多体多，可以自由选择。工调者，相题而择调，并无不自由也。人或问："既欲自由，又何必择调?"吾答之曰，凡可传之词调，皆经名家制定，其音节之谐妙，字句之长短，皆有特长之处。吾辈就已成之美调，略施裁剪，便可得绝妙之音节，又何乐而不为乎？……

然词亦有二短：(1)字句终嫌太拘束；(2)只可用以达一层或二层意思，至多不过能达三层意思。曲之作，所以救此两弊也。有衬字，则字句不嫌太拘；可成套数，则可以作长篇。故词之变为曲，犹诗之变为词，皆所以求近于语言之自然也。

最自然者，终莫如长短无定之韵文。元人之小词，即是此类。今日作"诗"，(广义言之)似宜注重此种长短无定之体。然亦不必排斥固有之诗，词，曲诸体。要各随所好，各相题而择体，可矣。

我再复适之说：——

> 论填词一节，先生最后之结论，也是归到“长短无定之韵文”，是吾二人对于此事，持论全同，可以不必再辩。惟我之不赞成填词，正与先生之主张废律诗同意，无非因其束缚自由耳。先生谓“工词者，相题而择调，并无不自由。”然则工律诗者所作律诗，又何尝不自然？不过未“工”之时，作律诗勉强对对子，填词硬扣字数，硬填平仄，实在觉得劳苦而无谓耳。总而言之，今后当以“白话诗”为正体，(此“白话”，是广义的，凡近于语言之自然者皆是。此“诗”，亦是广义的，凡韵文皆是。)其他古体之诗，词，曲，偶一为之，固无不可，然不可以为韵文正宗也。

关于这个问题，适之和我的意见，实在没有甚么不同。近来适之作的《人力车夫》，《一念》和《老鸦》等诗，都用“长短无定”，极自然的句调了。

我自己是不会作诗的人，本不配给《尝试集》作序。所以写了这许多的拉杂话，对于适之作白话诗，没有丝毫可以供献。不过我也算一个主张白话文学的人，现在看见这本《尝试集》，欢喜赞叹，莫可名状，不免把这点浅陋的意见写将出来，用“抛砖引玉”的办法，希望适之再把高深的话教我。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钱玄同序。

# 自　序

我这三年以来做的白话诗若干首，分做两集，总名为《尝试集》，民国六年九月我到北京以前的诗为第一集，以后的诗为第二集。民国五年七月以前，我在美国做的文言诗词删剩若干首，合为《去国集》，印在后面作一个附录。

我的朋友钱玄同曾替《尝试集》做了一篇长序，把应该用白话做文章的道理说得狠痛快透切。我现在自己作序，只说我为什么要用白话来做诗。这一段故事，可以算是《尝试集》产生的历史，可以算是我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

我做白话文字，起于民国纪元前六年(丙午)，那时我替上海《竞业旬报》做了半部章回小说，和一些论文，都是用白话做的。到了第二年(丁未)，我因脚气病，出学堂养病。病中无事，我天天读古诗，从苏武，李陵直到元好问，单读古体诗，不读律诗。那一年我也做了几篇诗，内中有一篇五百六十字的《游万国赛珍会》，和一篇近三百字的《弃父行》；以后我常常做诗，到我往美国时，已做了两百多首诗了。我先前不做律诗，因为我少时不曾学对对子，心里总觉得律诗难做。后来偶然做了一些律诗，觉得律诗原来是最容易做的玩意儿，用来做应酬朋友的诗，再方便也没有了。我初做诗，人都说我像白居易一派。后来我因为要学时髦，也做一番研究杜甫的工夫。但是我读杜诗，只读《石壕吏》，《自京赴奉先咏怀》一类的诗，律诗中五律我极爱读，七律中最讨厌《秋兴》一类的诗，常说这些诗文法不通，只有一点空架子。

自民国前六七年到民国前二年(庚戌),可算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已有不满意于当时旧文学的趋向了。我近来在一本旧笔记里(名《自胜生随笔》,是丁未年记的)翻出这几条论诗的话:

> 作诗必使老妪听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读而不能解,亦何故耶?(录《麓堂诗话》)东坡云,"诗须有为而作。"元遗山云,"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录《南濠诗话》)

这两条都有密圈,也可见我十六岁时论诗的旨趣了。

民国前二年。我往美国留学。初去的两年,作诗不过两三首,民国成立后,任叔永(鸿隽),杨杏佛(铨)同来绮色佳(Ithaca),有了做诗的伴当了。集中《文学篇》所说:

> 明年任与杨,远道来就我。山城风雪夜,枯坐殊未可。
> 烹茶更赋诗,有倡还须和。诗炉久灰冷,从此生新火。

都是实在情形。在绮色佳五年,我虽不专治文学,但也颇读了一些西方文学书籍,无形之中,总受了不少的影响,所以我那几年的诗,胆子已大得多。《去国集》里的《耶稣诞节歌》和《久雪后大风作歌》都带有试验意味。后来做《自杀篇》,完全用分段作法,试验的态度更显明了。《藏晖室札记》第三册有跋《自杀篇》一段,说:

> ……吾国作诗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说理之作极少。求一朴蒲(Pope)已不可多得,何况华茨活(Wordsworth)贵推(Goethe)与白朗吟(Browning)矣。此篇以吾所持乐观主义入诗。全篇为说理之作,虽不能佳,然途径具在。他日多作之,或有进境耳。(民国三年七月七日)

又跋云：

> 吾近来作诗，颇能不依人蹊径，亦不专学一家。命意固无从摹仿，即字句形式亦不为古人成法所拘，盖颇能独立矣。（七月八日）

民国四年八月，我作一文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文中列举方法几条，还不曾主张用白话代文言。但那时我已明言"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又说："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故曰半死文字也。"（《札记》第九册）

四年九月十七夜，我因为自己要到纽约进哥仑比亚大学，梅觐庄（光迪）要到康桥进哈佛大学。故作一首长诗送觐庄。诗中有一段说：

> 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儗。梅君梅君毋自鄙！

原诗共四百二十字，全篇用了十一个外国字的译音。不料这十一个外国字就惹出了几年的笔战！任叔永把这些外国字连缀起来，做了一首游戏诗送我：

> 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索虏与霍桑，
> "烟士披里纯"：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

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我接到这诗，在火车上依韵和了一首，寄给叔永诸人：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梅觐庄误会我“作诗如作文”的意思，写信来辩论。他说：

……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足下为诗界革命家，改良诗之文字则可；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谓之改良，则不可也。……以其太易易也。

这封信逼我把诗界革命的方法表示出来。我的答书不曾留稿，今钞答叔永书一段如下：

适以为今日欲救旧文学之弊，先从涤除“文胜”之弊入手。今人之诗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耳。其中实无物可言。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胜质。诗界革命当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故意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之弊也。……觐庄所论“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之别，亦不尽当。即如白香山诗，“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李义山诗，“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此诸例所用文字，“是诗之文字”乎？抑“文之文字”乎？又如适赠足下诗，“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此中字字皆觐庄所谓“文之文字。”……可知“诗之文字”原不异“文之文字”：正如诗之文

法原不异文之文法也。……(五年二月二日)

“诗之文字”一个问题也是狠重要的问题,因为有许多人只认风花雪月,蛾眉,朱颜,银汉,玉容,等字是“诗之文字”,做成的诗读起来字字是诗!仔细分析起来,一点意思也没有。所以我主张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工夫,如白居易的《道州民》,如黄庭坚的《题莲华寺》,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这类的诗,诗味在骨子里,在质不在文!没有骨子的滥调诗人决不能做这类的诗。所以我的第一条件便是“言之有物”。因为注重之点在言中的“物”,故不问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还是文的文字。觐庄认做“仅移文之文字于诗”,所以错了。

这一次的争论是民国四年到五年春间的事。那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说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是我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札记》第十册有五年四月五日夜所记一段如下:

>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三大革命也。诗之变而为词,四大革命也。词之变而为曲,为剧本,五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文亦遭几许革命矣。自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六朝之文……亦有可观者。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退之所以称“文起八代之衰”者,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此一革命也。……宋人谈哲理者,深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禅门所尝用,以俚语说理纪言。……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极盛。其时之

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现。傥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遭前后七子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已成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但丁之创意大利文学，却叟辈之创英文学，路得之创德文学，未足独有千古矣。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何可更缓耶！

过了几天，我填了一首《沁园春》词，题目就叫做《誓诗》。其实是一篇文学革命宣言书：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四月十三日)

这首词上半所攻击的是中国文学"无病而呻"的恶习惯。我是主张乐观，主张进取的人，故极力攻击这种卑弱的根性。下半首是《去国集》的尾声，是《尝试集》的先声。

以下要说发生《尝试集》的近因了。

五年七月十二日，任叔永寄我一首《泛湖即事》诗。这首诗里有"言棹轻楫，以涤烦疴"，和"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等句，我回

他的信说：

> ……诗中"言棹轻楫"之言字；及"载笑载言"之载字，皆系死字。又如"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两句，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也。（七月十六日）

不料这几句话触怒了一位旁观的朋友。那时梅觐庄在绮色佳过夏，见了我给叔永的信，他写信来痛驳我道：

> 足下所自矜为文学革命真谛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于叔永诗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为非"二十世纪之活字。"……夫文字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矣。然此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锻炼，徒诿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者之口，历世相传愈趋愈下，鄙俚乃不可言。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炫为创获，异矣。如足下之言，则人间材智，选择，教育，诸事皆无足算，而村农伧父皆足为诗人美术家矣。
>
> 甚至非洲黑蛮，南洋土人，其言文无分者，最有诗人美术家之资格矣。
>
> 至于无所谓"活文学"，亦与足下前此言之。……文字者，世界上最守旧之物也。……
>
> 足下乃视改革文字如是之易乎？……

觐庄这封信不但完全误解我的主张，并且说了一些没有道理的话，故我做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话游戏诗答他。这首诗虽是游戏诗，也有几段庄重的议论。如第二段说：

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可活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

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

又如第五段说：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拿来锻炼，拿来琢磨；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出几个白话的嚣俄，和几个白话的东坡，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这一段全是后来用白话作实地试验的意思。

这首白话游戏诗是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做的，一半是朋友游戏，一半是有意试做白话诗。不料梅、任两位都大不以为然。觐庄来信大骂我，他说：

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盖今之西洋诗界，若足下之张革命旗

者，亦数见不鲜。最著者有所谓 Futurism, Imagism, Free Verse，及各种 decadent movements in Literature and in arts。大约皆足下俗话诗之流亚，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

信尾又有两段添入的话：

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七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颇使我不心服，因为我主张的文学革命，只是就中国今日文学的现状立论；和欧美的文学新潮流并没有关系；有时借镜于西洋文学史，也不过举出三四百年前欧洲各国产生"国语的文学"的历史，因为中国今日国语文学的需要狠像欧洲当日的情形，我们研究他们的成绩，也许使我们减少一点守旧性，增添一点勇气。觐庄硬派我一个"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的罪名，我如何能心服呢？

叔永来信说：

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是也。……要之，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乌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吾尝默省吾国今日文学界，即以诗论，其老者，如郑苏庵、陈伯严辈，其人头脑已死，只可让其与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淫滥委琐，亦去文学千里而遥。旷观国内，如吾侪欲以文学自命

者，舍自倡一种高美芳洁之文学，更无吾侪厕身之地。以足下高才有为，何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于荆棘之中哉？……唯以此（白话）作诗，则仆期期以为不可。……今且假令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高腔京调，而陶、谢、李、杜之流，将永不复见于神州，则足下之功又何若哉？……（七月二十四夜）

觐庄说，"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叔永说，"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这是我最不承认的。我答叔永信中说：

……白话入诗，古人用之者多矣。（此下举放翁诗及山谷，稼轩词为例。）……总之，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放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一次"完全失败"，何妨再来？若一次失败，便"期期以为不可"，此岂科学的精神所许乎？

这一段乃是我的"文学的实验主义"。我三年来所做的文学事业只不过是实行这个主义。

答叔永书狠长，我且再钞一段：

……今且用足下之字句以述吾梦想中之文学革命曰：

(1)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敢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皆能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

(2)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白话京调高腔之中产出几许陶、谢、李、杜。

(3)今日决用不着"陶、谢、李、杜"的陶，谢、李、杜。若陶、谢、李、杜生于今日仍作陶、谢、李、杜当日之诗，则决不

能更有当日的价值与影响。何也？时代不同也。

(4)吾辈生于今日，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五经》、两汉、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文字。与其作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诗，不如作不似陶、谢不似李、杜的白话诗。与其作一个学这个学那个的郑苏庵，陈伯严，不如作一个实地试验，"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适之。……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七月二十六日)

这是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诗词。过了几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傥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重轻。"足下定笑我狂耳。……(八月四日)

这时我已开始作白话诗。诗还不曾做得几首，诗集的名字已定下了，那时我想起陆游有一句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我觉得这个意思恰和我的实验主义反对，故用"尝试"两字作我的白话诗集的名字，要看"尝试"究竟是否可以成功。那时我已打定

主意，努力做白话诗的试验；心里只有一点痛苦，就是同志太少了，“须单身匹马而往，”我平时所最敬爱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险。但是我若没有这一班朋友和我打笔墨官司，我也决不会有这样的尝试决心。庄子说得好：“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我至今回想当时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乐趣，觉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我对于文学革命的一切见解，所以能结晶成一种有系统的主张，全都是同这一班朋友切磋讨论的结果。五年八月十九日，我写信答朱经农（经），中有一段说：

> 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
>
> （一）不用典，
>
> （二）不用陈套语，
>
> （三）不讲对仗，
>
> （四）不避俗字俗话，
>
> （五）须讲求文法。
>
> 以上为形式的一方面。
>
> （六）不作无病之呻吟，
>
> （七）不摹仿古人，须语语有个我在，
>
> （八）须言之有物。
>
> 以上为精神（内容）的一方面。

这八条，后来成为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即此一端，便可见朋友讨论的益处了。

我的《尝试集》起于民国五年七月，到民国六年九月我到北京时，已成一小册子了。这一年之中，白话诗的试验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没有积极的帮助，故这一年的诗，无论怎样大胆，终不能跳出旧诗的范围。

我初回国时，我的朋友钱玄同说我的诗词“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又说“嫌太文了！”美洲的朋友嫌“太俗”的诗，北京的朋友嫌“太文”了！这话我初听了狠觉得奇怪。后来平心一想，这话真是不错。我在美洲做的《尝试集》，实在不过是能勉强实行了《文学改良刍议》里面的八个条件；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这些诗的大缺点就是仍旧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来牵就五七言的句法。音节一层，也受狠大的影响：第一，整齐划一的音节没有变化，实在无味；第二，没有自然的音节，不能跟着诗料随时变化。因此，我到北京以后所做的诗，认定一个主义：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主张，可叫做“诗体的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尝试集》第二编中的诗虽不能处处做到这个理想的目的，但大致都想朝着这个目的做去。这是第二集和第一集的不同之处。

以上说《尝试集》发生的历史。现在且说我为什么赶紧印行这本白话诗集。我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这一年以来白话散文虽然传播得狠快狠远，但是大多数的人对于白话诗仍旧狠怀疑；还有许多人不但怀疑，简直持反对的态度。因此，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两种白话韵文的集子出来，也许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也许可以供赞成和反对的人作一种参考的材料。第二，我实地试验白话诗已经三年了，我狠想把这三年试验的结果供献给国内的文人，作为我的试验报告。我狠盼望有人把我试验的结果，仔细研究一番，加上平心静气的批评，使我也可以知道这种试验究

竟有没有成绩，用的试验方法，究竟有没有错误。第三，无论试验的成绩如何，我觉得我的《尝试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献给大家的。这一件可供献的事就是这本诗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我们这一班人的文学革命论所以同别人不同，全在这一点试验的态度。近来稍稍明白事理的人，都觉得中国文学有改革的必要。即如我的朋友任叔永他也说：“乌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甚至于南社的柳亚子也要高谈文学革命。但是他们的文学革命论只提出一种空荡荡的目的，不能有一种具体进行的计划。他们都说文学革命决不是形式上的革命，决不是文言白话的问题。等到人问他们究竟他们所主张的革命“大道”是什么，他们可回答不出了。这种没有具体计划的革命，——无论是政治的是文学的，——决不能发生什么效果。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我们认定“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们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文学的可能，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但是国内大多数人都不肯承认这话，——他们最不肯承认的，就是白话可作韵文的唯一利器。我们对于这种怀疑，这种反对，没有别的法子可以对付，只有一个法子，就是科学家的试验方法。科学家遇着一个未经实地证明的理论，只可认他做一个假设；须等到实地试验之后，方才用试验的结果来批评那个假设的价值。我们主张白话可以做诗，因为未经大家承认，只可说是一个假设的理论，我们这三年来，只是想把这个假设用来做种种实地试验，——做

五言诗，做七言诗，做严格的词，做极不整齐的长短句；做有韵诗，做无韵诗，做种种音节上的试验，——要看白话是不是可以做好诗，要看白话诗是不是比文言诗要更好一点。这是我们这班白话诗人的“实验的精神”。我这本集子里的诗，不问诗的价值如何，总都可以代表这点实验的精神。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话诗。白话诗的试验室里的试验家渐渐多起来了。但是大多数的文人仍旧不敢轻易“尝试”。他们永不来尝试尝试，如何能判断白话诗的问题呢？耶稣说得好：“收获是很多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大胆把这本《尝试集》印出来，要想把这本集子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供献给全国的文人，请他们大家都来尝试尝试。

我且引我的《尝试篇》作这篇长序的结论：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请看药圣尝百草，尝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医试丹药，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试便成功，那有这样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费。

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

八年八月一日。胡适。

## 尝试篇有序

陆放翁集里有一首诗：

能仁院前有石像丈余，盖作大像时样也。

江阁欲开千尺像，云龛先定此规模。

斜阳徙倚空长叹：尝试成功自古无。

放翁这首诗大概是有所为而作的，但末一句"尝试成功自古无"的意思狠容易发生误会。当日造像的人先造小像，作为一种"尝试"。倘使因为小像成功故千尺的大像也毕竟成功，那岂不是"尝试"的功效吗？即使尝试的结果使人知道大像的不可成，那也是"尝试"的功效。

天下决没有不尝试而能成功的事，也没有不用尝试就可预料成败的事。

古来说大话的人尽多。放翁自己也曾夜夜"梦中夺得松亭关"，日日高谈"会与君王扫燕赵"。究竟他真有这种本领没有，若没有尝试，谁能知道呢？还不是一些纸上的大话吗？

我因为不承认放翁这句话，故用"尝试"两字做我的白话诗集的名字，又作这诗，表示我的态度。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请看药圣尝百草，尝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医试丹药，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试便成功，那有这样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费。

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

五年九月三日。

# 孔丘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这两段最可以写孔丘的为人。

“知其不可而为之，”
亦“不知老之将至。”
认得这个真孔丘，
一部《论语》都可废。

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 他

思祖国也。

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
要看你爱他，且等人害他。
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对他？
倘有人爱他，更如何待他？

五年九月六日。

## 虞 美 人戏朱经农 有序

朱经农来书云:“昨得家书,语短而意长;虽有白字,颇极缠绵之致。晨间复得一梦。于枕上成两词,录呈适之,以博一笑。”经农去国才四五月,其词已有“传笺寄语,莫说归期误”之句。于此可以窥见家书中之大意也。因作此戏之。

**先生几日魂颠倒,他的书来了!虽然纸短却情长,带上两三白字又何妨?　　可怜一对痴儿女,不惯分离苦;别来还没几多时,早已书来细问几时归!**

五年九月十二日。

# 论 诗 杂 记(三首)

## 一

“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我爱荀卿《天论赋》，每作倍根语诵之。

## 二

“黄昏到寺蝙蝠飞，……芭蕉叶大栀子肥。”此是退之绝妙语，何须“涂改《清庙生民》诗?”

## 三

“学杜真可乱楮叶”，便令如此又怎么? 可怜“终岁秃千毫”，学像他人忘却我!

六年一月二十夜。

## 寒　　江

江上还飞雪，
　遥山雾未开。
浮冰三百亩[1]，
　载雪下江来。

六年一月二十五夜。

---

① 亩字杨杏佛所改。原作丈，不如亩字远矣。——原注

## 沁 园 春 新俄万岁

俄京革命时，报记其事，有云，“俄京之大学生杂众兵中巷战，其蓝帽乌衣，易识别也。”吾读而喜之，因摭其语作《沁园春》词，仅成半阕，而意已尽，遂弃置之，谓且俟柏林革命时再作下半阕耳。后读报记俄政府大赦党犯，其自西伯利亚召归者，盖十万人云。夫放逐囚拘十万男女志士于西伯利亚，此俄之所以不振而“沙”之所以终倒也。然爱自由谋革命者乃至十万人之多，囚拘流徙，挫辱惨杀而无悔，此革命之所以终成，而新俄之前途所以正未可量也。遂续成前词以颂之，不更待柏林之革命消息矣。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想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于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六年四月十七夜。

## 一　念

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

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总不会永远团圆；

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

我笑你一秒钟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

我这心头一念：

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1]

忽在赫贞江上，忽在凯约湖边；

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钟绕遍地球三千万转！

---

① 竹竿巷，是我住的巷名。竹竿尖，是吾村后山名。——原注

## 人力车夫

警察法令，十八岁以下，五十岁以上，
皆不得为人力车夫。

"车子！车子！"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中心酸悲。
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
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
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六年十一月九夜。

# 新 婚 杂 诗*(二——五首)

## 二

回首十四年前，
　　初春冷雨，
　　中村箫鼓，
　　有个人来看女婿。
匆匆别后，便轻将爱女相许。
只恨我十年作客，归来迟暮，
到如今，待双双登堂拜母，
只剩得荒草孤坟，斜阳凄楚！
最伤心，不堪重听，灯前人诉，阿母临终语！

## 三

　　与新妇同至江村，归途在杨桃岭上望江村，庙首诸村，及其北诸山。

　　重山叠嶂，
　　　都似一重重奔涛东向！

* 此诗第一首录入增订四版。

山脚下几个村乡，
一百年来多少兴亡，不堪回想！——
更不须回想！
想十万万年前，这多少山头，都不过是大海里
一些儿微波暗浪！

## 四

吾订婚江氏，在甲辰年。戊申之秋，两家皆准备婚嫁，吾力阻之，始不果行。然此次所用嫁妆，犹多十年旧物。吾本不欲用爆竹，后以其为吾母十年前所备，不忍不用之。

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只
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兴亡，
锈了你嫁奁中的刀剪，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越陈偏越响！

## 五

十几年的相思刚才完结，
没满月的夫妻又匆匆分别。
昨夜灯前絮语，全不管天上月圆月缺。
今宵别后，便觉得这窗前明月，格外清圆，

格外亲切!

你该笑我,饱尝了作客情怀,别离滋味,还逃不了这个时节!

七年一月。

# 四月二十五夜

吹了灯儿，卷开窗幕，放进月光满地。

对着这般月色，教我要睡也如何睡！

我待要起来遮着窗儿，推出月光，又觉得有点对他月亮儿不起。

我终日里讲王充，仲长统，阿里士多德，爱比苦拉斯，……几乎全忘了我自己！

多谢你殷勤好月，提起我过来哀怨，过来情思。

我就千思万想，直到月落天明，也甘心愿意！

怕明朝，云密遮天，风狂打屋，何处能寻你！

# 看　　花

院子里开着两朵玉兰花，三朵月季花；

红的花，紫的花，衬着绿叶，映着日光，怪可爱的。

没人看花，花还是可爱；但有我看花，花也好像更高兴了。

我不看花，也不怎么；但我看花时，我也更高兴了。

还是我因为见了花高兴，故觉得花也高兴呢？

还是因为花见了我高兴，故我也高兴呢？——

人生在世，须使可爱的见了我更可爱；须使我见了可爱的我也更可爱！

七年五月。

# 送叔永回四川

叔永走时，我曾许他送行诗。后来我的诗没有做成，他已在上海上了船。不料那只船开出吴淞，忽然船底坏了，只好开进船厂修理。他写信告诉我，说还要住几天。我的诗可不能不做了。遂做成这首诗，寄到汉阳杏佛处等他。

## 一

你还记得绮色佳城，我们的"第二故乡"：
山前山后，多少清奇瀑布，
更添上远远的一线湖光；
瀑溪的秋色，西山的落日，
还有那到枕的湍声，夜夜像雨打秋林一样？

## 二

你还记得
我们暂别又相逢，正是赫贞春好？
记得江楼同远眺，云影渡江来，惊起江头鸥鸟？
记得江边石上，同坐看潮回，浪声遮断人笑？

记得那回同访友，日冷风横，林里陪他听松啸？

## 三

这回久别再相逢，便又送你归去，未免太匆匆！
多亏得天意多留你两日，使我做得诗成相送。
万一这首诗赶得上远行人，
多替我说声“老任珍重珍重！”

八年四月十八日。

## 自题《藏晖室札记》十五册汇编

从前有怡荪爱你们，
把你们殷勤收起，深深藏好。
于今怡荪死了，谁还这样看待你们？
我怕你们拆散了，故叫钉书的把你们装好。

你们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因为怡荪爱看你们，夸奖你们，
故你们是我为怡荪做的，——
是我和怡荪两个人做的。

怡荪死了，你们也停止了。
可怜我的怡荪死了！

八年七月三十日。

# 我 的 儿 子

我实在不要儿子，
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
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
花落偶然结果。
那果便是你，
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
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
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
并不是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
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
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八年七月三十日。

# 周岁——祝《晨报》一年纪念

唱大鼓的唱大鼓，
变戏法的变戏法。
彩棚底下许多男女宾，
挤来挤去热闹煞！

主人抱出小孩子，——
这是他的周岁，——
我们大家围拢来，
给他开庆祝会。

有的祝他多福，
有的祝他多寿。
我也挤上前来，
郑重祝他奋斗。

“我贺你这一杯酒，
恭喜你奋斗了一年；
恭喜你战胜了病鬼，
恭喜你平安健全。”

“我再贺你一杯酒，

祝你奋斗到底：

你要不能战胜病魔，

病魔会战胜了你！”

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去 国 行(二首)

### 一

木叶去故枝，游子将远离。故人与昆弟，送我江之湄。执手一为别，惨怆不能辞。从兹万里役，况复十年归！金风正萧瑟，别泪沾客衣。丈夫宜壮别，而我独何为？

### 二

扣舷一凝睇，一发是中原。扬冠与汝别，征衫有泪痕。高邱岂无女，狰狞百鬼蹲。兰蕙日荒秽，群盗满国门。搴裳渡重海，何地招汝魂！挥泪重致词：祝汝长寿年！

庚戌秋。

## 翠 楼 吟 庚戌重九

霜染寒林，风摧败叶，天涯第一重九。登临山径曲，听万壑松涛惊吼。山前山后，更何处能寻黄花茱酒？沉吟久，溪桥归晚，夕阳遥岫。

应念鲈脍莼羹，只季鹰羁旅，此言终负。故园三万里，但梦里桑麻柔茂。最难回首，愿丁令归来，河山如旧！今何有，倚楼游子，泪痕盈袖。

## 水龙吟绮色佳秋暮

无边橡紫榆黄，更青青映松无数。平生每道，一年佳景，莫如秋暮。倾倒天工，染渲秋色，清新如许。使词人憨绝，殷殷私祝："秋无恙，秋常住！"　凄怆都成虚愿。有西风任情相妒。萧飕木末，乱枫争坠，纷纷如雨。风卷平芜，浅黄新赭，一时飞舞。且徘徊，陌上溪头，黯黯看秋归去。

元年十一月初六日。

# 游影飞儿瀑泉山作

影飞儿瀑泉，Enfield Falls 去绮色佳约八英里。民国三年五月十一日，吾往游焉。同游者四人：美国穆休尔女士，蒋生女士，密能君，南非洲赫登辉君也。

叔永谓此诗末段命意大似王介甫《褒禅山记》。细思之，果然。三年五月十三日。

春深百卉发，羁人思故园。良友知我怀，约我游名山。清晨集伴侣，朝日在林端。缘溪入深壑，岩竦不可扪。道狭露未乾，新叶吐奇芬。鸟歌破深寂，松鼠惊避人。转石堆作梁，将扶度浅滩。危岩不容趾，藤根粗可攀。径险境愈幽，仿佛非人间。探奇未及午，惊涛到耳喧。寻声下前涧，飞瀑当我前。举头帽欲堕，了不见其颠。奔流十数折，折折成珠帘。澎湃激崖石，飞沫作雾翻。两旁峰映云，逶迤相回环。譬之绝代姿，左右围群鬟。又如叶护花，掩映成奇观。对此不能去，且复傍水餐。渴来接流饮，冷冽清肺肝。坐久忘积暑，更上穷水源。山石巉可削，履穿欲到跟。攀援幸及顶，俯视卑群峦。天风吹我衣，长啸百忧宽。归途向山脊，稍稍近人烟。板桥通急涧，石磴凿山根。从容出林麓，归来日未曛。兹游不可忘，

中有至理存：佳境每深藏，不与浅人看。勿惜几两屐，何畏山神悭？要知寻山乐，不在花鸟妍。冠盖看山者，皮相何足论？作诗叙胜游，持以谢婵娟。

## 送许肇南先甲归国

秋风八月送残暑，天末忽逢故人许。烹茶斗室集吾侣，高谈奕奕忘夜午。评论人物屈指数，爽利似听蕉上雨，明辨如闻老吏语。君家汝南今再睹。慷慨为我道出处，不为良相为良贾。愿得黄金堆作坞，遍交天下奇男女。君昨书某君册子云："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天下美人名士。"自言"国危在贫窭，饿莩未可任艰巨。能令通国无空庾，自有深夜不闭户。"又言"吾曹国之主，责人无已亦无取。宜崇令德相夹辅，誓为宗国去陈腐。譬如筑室先下础，纲领既具百目举。"我闻君言如饮醑，振衣欲起为君舞，君归且先建旗鼓，他日归来隶君部。

三年八月十四日。

# 墓门行

四月十二日，读《纽约晚邮报》，有无名氏题此诗于屋斯托克 North Woodstock, N.H.村外丛冢门上。词旨凄惋，余且读且译之，遂成此诗。已付吾友叔永，令刊《季报》中矣。一日，偶举此诗，告吾友客鸾女士 Marion D. Crane。女士自言有友克琴君 Arthur Ketchum 工诗，又尝往来题诗之地，此诗或出此君之手，亦未可知。余因嘱女士为作书询之。后数日，女士告我，新得家书，附有前所记之诗，乃别自一报剪下者。附注云："此诗乃克琴君所作。"女士所度果不谬，余亦大喜。因作书，并写译稿寄之，遂订交焉。此亦一种文字因缘，不可不记。因记之以为序。四年四月十二日。

伊人寂寂而长眠兮，
　任春与秋之代谢。
　野花繁其弗赏兮，
　亦何知冰深而雪下？

水潺湲兮，

长杨垂首而听之。
鸟声喧兮，
好音谁其应之？

风呜咽而怒飞兮，
陈死人安所知兮？
和平之神，
穆以慈兮。
长眠之人，
于斯永依兮。

**原　文：**

Such quiet has come to them,
The Springs and Autumns pass,
Nor do they know if it be snow
or daisies in the grass.

All day the birches bend to hear
the river's undertone;
Across the hush a fluting thrush
Sings evensong alone.

But down their dream there drifts no sound,
The winds may sob and stir.
On the still breast of Peace they rest——

And they are glad of her.

By Arthur Ketchum.

## 水调歌头 今别离 有序

民国四年，七月二十五夜，月圆。疑是阴历六月十五夜也。余步行月光中，赏玩无厌。忽念黄公度《今别离》第四章，以梦咏东西两半球昼夜之差，其意甚新。于四章之中，此为最佳矣。又念此意亦可假月写之。杜工部："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白香山云："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苏子瞻云："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皆古别离之月也。今去国三万里，虽欲与国中骨肉欢好共此婵娟之月色，安可得哉。感此，成英文小诗二章。复自译之，以为《今别离》之续。人境庐有知，或当笑我为狗尾之续貂耳。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歌坡老佳句，回首十年前。照汝黄山之下，照我春申古渡，同此月团栾。皎色映征袖，轻露湿云鬟。　　今已矣！空对此月新圆，清辉脉脉如许，谁与我同看？料得今宵此际，伴汝鹧鸪声里，骄日欲中天。帘外繁花影，村上午炊烟。

四年八月三日。

# 《尝试集》(增订四版)所删再版内容

## 《尝试集》再版自序

这一点小小的"尝试",居然能有再版的荣幸,我不能不感谢读这书的人的大度和热心。

近来我颇自己思想,究竟这本小册子有没有再版的需要?现在我决意再版了,我的理由是:

第一,这本书含有点历史的兴趣。我做白话诗,比较的可算最早,但是我的诗变化最迟缓。从第一编的《尝试篇》,《赠朱经农》,《中秋》,……等诗变到第二编的《威权》,《应该》,《关不住了》,《乐观》,《上山》,等诗;从那些狠接近旧诗的诗变到狠自由的新诗,——这一个过渡时期在我的诗里最容易看得出。第一编的诗,除了《蝴蝶》和《他》两首之外,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做到后来的《朋友篇》,《文学篇》,检直又可以进《去国集》了! 第二编的诗,虽然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整齐句法,虽然改成长短不整齐的句子,但是初做的几首,如《一念》,《鸽子》,《新婚杂诗》,《四月二十五夜》,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在这个时期里,《老鸦》与《老洛伯》要算是例外的了。就是七年十二月的《奔丧到家》诗的前半首,还只是半阕添字的《沁园春》词。故这个时期,——六年秋天到七年年底——还只是一个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自此以后,我的诗方才渐渐做到"新诗"的地位。《关不住了》一首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应该》一首,用一个人的"独语"(Monologue )写三个人的境地,是一种创体;古诗中只有《上山采蘼芜》略像这个体裁。以前的《你莫忘记》也是一

个人的"独语",但没有《应该》那样曲折的心理情境。自此以后,《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都极自由,极自然,可算得我自己的"新诗"进化的最高一步。如出版最末一首的第一段:

> 热极了!
> 更没有一点风!
> 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
> 动也不动一动!

这才是我久想做到的"白话诗"。我现在回头看我两年前做的诗,如:

> 到如今,待双双登堂拜母,
> 只剩得荒草孤坟,斜阳凄楚!
> 最伤心,不堪重听,灯前人诉,阿母临终语!

真如同隔世了!

不料居然有一种守旧的批评家一面夸奖《尝试集》第一编的诗,一面嘲笑第二编的诗;说《中秋》,《江山》,《寒江》,……等诗是诗,第二编最后的一些诗不是诗;又说,"胡适之上了钱玄同的当,全国少年又上了胡适之的当!"我看了这种议论,自然想起一个很相类的故事。当梁任公先生的《新民丛报》最风行的时候,国中守旧的古文家谁肯承认这种文字是"文章"?后来白话文学的主张发生了,那班守旧党忽然异口同声的说道:"文字改革到了梁任公派的文章就狠好了,尽够了。何必去学白话文呢?白话文如何算得文学呢?"好在我的朋友康白情和别位新诗人的诗体变的比我更快,他们的无韵"自由诗"已狠能成立。大概不久就有人要说:"诗的改革到了胡适之的《乐观》,《上山》,《一颗遭劫的星》,也尽够了。何必又去学康白情的《江南》和周启明的

《小河》呢?”……只怕那时我自己又已上康白情的当了!

以上说的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我这几十首诗代表二三十种音节上的试验,也许可以供新诗人的参考。第一编的诗全是旧诗的音节,自不须讨论。第二编里,我最初爱用词曲的音节,例如《鸽子》一首,竟完全是词。《新婚杂诗》的(二)(五)也是如此。直到去年四月,我做《送叔永回四川》诗的第二段:

> 记得江楼同远眺,云影渡江来,惊起江头鸥鸟?
> 　记得江边石上,同坐看潮回,浪声遮断人笑?
> 　记得那回同访友,日冷风横,林里陪他
> 听松啸?

这三句都是从三种词调里出来的。这种音节,未尝没有好处,如上文引的三句,懂音节的自然觉得有一种悲音含在写景里面。我有时又想用双声叠韵的法子来帮助音节的谐婉。例如:

>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这一句里有九个双声。又如:

> 看他们三三两两,
> 回环来往,夷犹如意!

三,环,叠韵(今韵);两,往,叠韵;夷,意,叠韵;回,环,双声;夷,犹,意,双声;如字读我们徽州音,也与夷,犹,意,为双声。又如:

> 我望遍天边,寻不见一点半点光明,
> 回转头来,
> 只有你在那杨柳高头,依旧亮晶晶地!

遍，天，边，见，点，半，点，七字叠韵；头，有，柳，头，旧，五字叠韵；遍，边，半，双声；你，那，双声；有，杨，依，双声。又如：

> 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
> 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

这诗近来引起了许多讨论，我且借这个机会说明几句。这诗原稿本是：

> 也想不相思，免得相思苦。
> 几度细思量，情愿相思苦！

（原稿曾载《每周评论》二十九号）

原稿用的"免得"确比改稿"可免"好。朱执信先生论此诗，说"免"字太响又太重要了，前面不当加一个同样响亮的"可"字。这话极是，我当初也这样想；第二句第一个"免"字与第四句第二个"愿"字为韵，本来也可以的，古诗"文王曰咨，咨汝殷商"，便是一例。但我后来又怕读的人不懂得这种用韵法，故勉强把"免"字移为第二个字，不料还有人说这首诗没有韵！我现在索性在此处更正，改用"免得"罢。至于第三句的"度"字，何以后来我自己改为"次"字呢？我因为几，细，思，三字都是"齐齿"音，故加一个"齐齿"的次字，使四个字都成"齐齿"音；况且这四个字之中，下三字的声母又都是"齿头"一类：故"几次细思量"一句，读起来使人不能不发生一种"咬紧牙齿忍痛"的感觉。这是一种音节上的大胆试验。姜白石的词有：

> 暝入西山，渐唤我一叶夷犹乘兴。

"一叶夷犹"四字使人不能不发生在平湖上荡船，"画桡不点明镜"的感觉，也是用这个法子。

这种双声叠韵的玩意儿，偶然顺手拈来，未尝不能增加音节上的美感。如康白情的“滴滴琴泉，听听他滴的是甚么调子?”十四个字里有十二个双声，故音节非常谐美。但这种玩意儿，只可以偶然遇着，不可以强求；偶然遇着了，略改一两个字，——如康君这一句，原稿作“试听”，后改为“听听”，——是可以的。若去勉强做作，便不是做诗了。唐宋诗人做的双声诗和叠韵诗，都只是游戏，不是做诗。

所以我极赞成朱执信先生说的“诗的音节是不能独立的。”这话的意思是说：诗的音节是不能离开诗的意思而独立的。例如《生查子》词的正格是：

>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
>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

下半阕也是如此。但宋人词：

>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 今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旧。
>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第一句与第五句都不合正格，但我们读这词，并不觉得他不合音节，这是因为他依着词意的自然音节的缘故。又如我的《生查子》词，第七八两句是：

> 从来没见他，梦也如何做?

第七句也不合正格，但读起来也不见得音节不好。这也是因为他是依着意思的自然音节的。

所以朱君的话可换过来说：“诗的音节必须顺着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再换一句话说：“凡能充分表现诗意

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的，便是诗的最好音节。"古人叫做"天籁"的，译成白话，便是"自然的音节"。我初做诗以来，经过了十几年"冥行索涂"的苦况；又因旧文学的习惯太深，故不容易打破旧诗词的圈套；最近这两三年，玩过了多少种的音节试验，方才渐渐有点近于自然的趋势。如《关不住了》的第三段：

一屋里都是太阳光，
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
他说，"我是关不住的，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又如：

雪消了，
枯叶被春风吹跑了。

又如：

热极了，
更没有一点风！
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
动也不动一动！

又如：

上面果然是平坦的路，
有好看的野花，
有遮阴的老树。

但是我可倦了，
衣服都被汗湿遍了，
两条腿都软了。

我在树下睡倒，

闻着那扑鼻的草香，

便昏昏沉沉的睡了一觉。

这种诗的音节，不是五七言旧诗的音节，也不是词的音节，也不是曲的音节，乃是“白话诗”的音节。

以上说的是第二个理由。

我因为这两个理由，所以敢把《尝试集》再版。

有人说，“你这篇再版自序又犯了你们徽州人说的‘戏台里喝采’的毛病，你自己说你自己那几首诗好，那几首诗不好，未免太不谦虚了。”这话说的也有理。但我自己也有不得已的苦心。我本来想让看戏的人自己去评判。但这四个月以来，看戏的人喝的采狠有使我自己难为情的：我自己觉得唱工做工都不佳的地方，他们偏要大声喝采，我自己觉得真正“卖力气”的地方，却只有三四个真正会听戏的人叫一两声好！我唱我的戏，本可以不管戏台下喝采的是非。我只怕那些乱喝采的看官把我的坏处认做我的好处，拿去咀嚼仿做，那我就真贻害无穷，真对不住列位看官的热心了！因此，我老着面孔，自己指出那几首诗是旧诗的变相，那几首诗是词曲的变相，那几首是纯粹的白话新诗，我刻诗的目的本来是要“请大家都来尝试”。但是我曾说过，尝试的结果“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浪费。”这便是我不得不做这篇序的苦心。“戏台里喝采”是狠难为情的事；但是有时候，戏台里的人实在有忍不住喝采的心境，请列位看官不要见笑。

总结一句话，我自己只承认《老鸦》，《老洛伯》，《你莫忘记》，《关不住了》，《希望》，《应该》，《一颗星儿》，《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许怡荪》，《一笑》，——这十四篇是“白话新诗”。其余的，也还有几首可读的诗，两三首可读的

词，但不是真正白话的新诗。

这书初写定时，全靠我的朋友章洛声替我校钞写定；付印后又全靠他细心校对几遍。这书初版没有一个错字，全是他的恩惠。我借这个机会狠诚恳的谢谢他。

民国九年八月四日，胡适序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梅庵。

这半年以来，我做的诗很少。现在选了六首，加在再版里。

九，九，一五。

# 示　威？

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话说了二千五百年，到如今还有杀人先游街示众的事！

威武的军人，鲜明的刺刀，
排列在总司令部的门口，
拦住了车马行人，
"过不去！打交民巷走！"

里面，一辆露天的大车，
装着两三个囚犯。
外面，行人垫起脚尖，
伸直了脖子看！

一个年轻的犯人，
——狠清秀的相貌——
竟站不住了，
身子往后跌倒。

一个中年的犯人
望着那晕倒的人冷笑；
他忽然很悲壮的唱起来，

仿佛是说道：

“俺做事一人担当，
怕死的不算好汉！
再等俺二十年，
俺又是一条好汉！”

灰色的军衣，黄色黑色的军衣，
——人数数不清楚，——
明晃晃的刺刀，威武的军人，
拥护着那两三个人游街去。

那和气的警察赶开行人：
“上天桥瞧去！”
看的人也彼此招呼：
“咱们天桥瞧热闹去。”

民国九年一月。

## 纪　　梦

梦里得他书，
称呼大客气：
上面称先生，
自己称名字。

我初颇介意，
转念还喜欢。
有书终胜无，
远道得书难。

老友久离别，
相思不消说。
三年梦一书，
醒来书也无。

九，六，十。

# 蔚蓝的天上

蔚蓝的天上，
这里那里浮着两三片白云；
暖和的日光
斜照着一层一层的绿树，
斜照着黄澄澄的琉璃瓦；——
只有那望不尽的红墙，
衬得住这些颜色！

下边，
一湖新出水的荷叶，
在凉风里笑的狂抖。
那黝绿的湖水
也吹起几点白浪，
陪着那些笑弯了腰的绿衣女郎微笑！

九，六，二三。

# 外　　交

十点钟了，
有点风了，
我打南京鼓楼下过。
丫！鼓楼的墙头上
那里来的这许多灯火？
原来是七八个火把，
几盏破灯笼，
照着许多泥水匠、
在那里打夜工，
涂补那鼓楼上的红墙！

我们很感谢美国的议员团，
你们这一次来游，
使霉烂的南京也添上一些儿新气象！

九，八，七。

# 丛书书目

官场现形记　李宝嘉　　1903－1905年上海《世界繁华报》连载并陆续出版
孽海花　曾朴　　1905年上海小说林社版(20回本)
1928年上海真善美书店版(30回本)
老残游记　刘鹗　　1906年《天津日日新闻》社版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趼人　　1906－1910年上海广智书局陆续出版
人境庐诗草　黄遵宪　　1911年刊行于日本
尝试集　胡适　　192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版
女神　郭沫若　　1921年上海泰东图书局版
沉沦　郁达夫　　1921年上海泰东图书局版
呐喊　鲁迅　　1923年北京新潮社版
繁星　冰心　　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
南社丛选　多人著，胡朴安选录　　1924年上海国学社版
雨天的书　周作人　　1925年北京新潮社版
志摩的诗　徐志摩　　1925年上海中华书局代印

寄小读者　冰心　　1926 年上海北新书局版
彷徨　鲁迅　　1926 年北京北新书局版
野草　鲁迅　　1927 年上海北新书局版
死水　闻一多　　1928 年上海新月书店版
背影　朱自清　　1928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在黑暗中　丁玲　　1928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倪焕之　叶圣陶　　1929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啼笑因缘　张恨水　　1930 年上海三友书社版
缘缘堂随笔　丰子恺　　1931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新月诗选　多人著，陈梦家编　　1931 年上海新月书店版
鲁迅杂感选集　鲁迅著，何凝（瞿秋白）选编
1933 年上海青光书局版
望舒草　戴望舒　　1933 年上海现代书局版
烙印　臧克家　　1933 年自印
子夜　茅盾　　1933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家（《激流三部曲》之一）　巴金　　1933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边城　沈从文　　1934 年上海生活书店版
南行记　艾芜　　1935 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死水微澜　李劼人　　1936 年上海中华书局版
大堰河　艾青　　1936 年自印
湘行散记　沈从文　　193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
画梦录　何其芳　　1936 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上海屋檐下　夏衍　　1937 年上海杂志公司版
萍踪忆语　韬奋　　1937 年上海生活书店版
包身工　夏衍　　1938 年广州离骚出版社版
骆驼祥子　老舍　　1939 年上海人间书屋版
黄河大合唱　光未然作词　冼星海作曲

1939 年重庆生活书店版

呼兰河传　萧红　1941 年重庆上海杂志公司版

屈原　郭沫若　1942 年重庆文林出版社版

十四行集　冯至　1942 年桂林明日社版

给战斗者　田间　1943 年桂林南天出版社版

速写三篇　张天翼　1943 年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1943 年华北新华书店版

传奇　张爱玲　1944 年上海杂志社版

小城风波　沙汀　1944 年重庆东方书社版

风雪夜归人　吴祖光　1944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白毛女　延安鲁艺工作团集体创作

贺敬之、丁毅执笔

马可、张鲁、瞿维作曲　1945 年延安新华书店版

穆旦诗集(1939－1945)　穆旦(查良铮)

1945 年自印

财主底儿女们(上、下)　路翎

1945 年重庆希望社版(上部)

1948 年上海希望社版(下部)

解放区短篇创作选　多人著，周扬选编

1946 年苏南新华书店、东北书店版

果园城记　师陀　1946 年上海出版公司版

王贵与李香香　李季　1946 年太岳新华书店版

围城　钱钟书　1947 年上海晨光图书公司版

人生采访　萧乾　1947 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雅舍小品　梁实秋　1949 年台北正中书局版

曹禺剧本选　曹禺　1949 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　1952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保卫延安　杜鹏程　　195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红旗谱　梁斌　　1957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茶馆　老舍　　1958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版
关汉卿　田汉　　1958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版
青春之歌　杨沫　　1958 年作家出版社版 *
白洋淀纪事　孙犁　　1958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城南旧事　林海音　　1960 年台中光启出版社版
阿诗玛(重新整理本)　彝族民间叙事诗
　　云南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整理
　　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重新整理
　　196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创业史(第一部)　柳青　　1960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红岩　罗广斌、杨益言　　1961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燕山夜话　马南邨　　1961－1962 年北京出版社版
毛主席诗词　毛泽东　　196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李自成(第一卷)　姚雪垠　　1963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酒徒　刘以鬯　　1963 年香港海滨图书公司版
台北人　白先勇　　1971 年台北晨钟出版社版
将军族　陈映真　　1975 年台北远景出版社版
郭小川诗选　郭小川　　197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哥德巴赫猜想　徐迟　　197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百合花　茹志鹃　　197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四世同堂　老舍　　1979 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版
重放的鲜花　多人著，上海文艺出版社编
　　1979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随想录(1—5 集)　巴金　　1979－1986 年香港三联书店版
　　1980－1986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傅雷家书　傅雷　　1981年北京三联书店版
干校六记　杨绛　　1981年北京三联书店版
芙蓉镇　古华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白色花　多人著，绿原、牛汉编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九叶集　辛笛等　　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版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　汪曾祺　　1982年北京出版社版
棋王　阿城　　1985年作家出版社版
北方的河　张承志　　198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版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　　198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版
活动变人形　王蒙　　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平凡的世界　路遥　　198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版
红高粱家族　莫言　　1987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版
古船　张炜　　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余光中诗选　余光中著，刘登翰等选编
　　1987年海峡文艺出版社版
南渡记　宗璞　　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蒲桥集　汪曾祺　　1989年作家出版社版
白鹿原　陈忠实　　199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舒婷的诗　舒婷　　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尘埃落定　阿来　　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

* 当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